

北方文叢

子弟兵

周而復著



海
館 書 圖
書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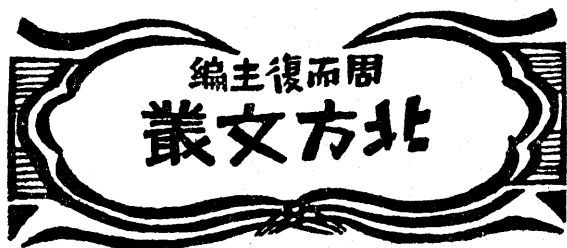
新中國書局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658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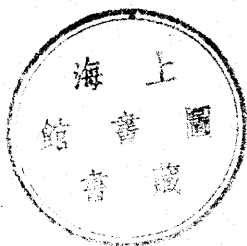




第一輯

子弟兵

周而復著



1949

新中國書局刊行



人物

長壽他娘 五十多歲。

王長壽 長子，二十二歲。

王俊英 其妻，二十四歲。

王長生 次子，十六歲。

郭志民 八區區長，武裝動員工作團主任，三十多歲。

胡海發 四十左右，區助理員，武裝動員工作團總務股長。

王守財 牛頭村村長。

齊二楞 青年農民。

王老全 老頭。

王二嫂 四十多歲，寡婦。

平兒 其子。

羣衆 若干人。

吉田 中尉，淪陷區縣城裏敵軍隊長。

日兵甲乙

僞軍

王銀妮 女特務。

吳鐵牛 王銀妮之姪，敵人特務。

某青年 敵人特務。

第一幕

時：八月的一個黃昏。

地：華北敵後××縣牛頭村。

景：一間中農的臥室，左右各有一門，右門通院子和大門，左門通套間及後院。正面偏

左有一臨街的窗戶，本來是用白蔴紙糊着，給風吹雨打，窗戶紙差不多快掉完了。

從窗戶裏可以看到外面：外面是村的後街，有一株兩個人抱不過來的槐樹，葉子繁

盛稠密。室內佈置簡單，樸素清潔。

開幕時，長壽他娘蹲在桌子面前理書菜，把書菜理完之後，走到窗前去向外望望。

長壽他娘：天都快斷黑了，長壽媳婦還不回來做飯，今兒個婦救會開的可真長，到現在還沒

散會。

（街對過遠遠傳來會場上的鼓掌聲，掌聲消沉下去，繼起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給二娃子他爹報名參加子弟兵！」……）

（長壽他娘拿過切菜刀來在桌子上切菜。門外有人敲門的聲音，長壽他娘過去開門。）

娘：（「長壽他娘」簡稱。）誰？

門外聲音：我。

娘：（開開門來。）哦，是齊二楞，我以為是誰哩。

（齊二楞上。）

齊二楞：長壽他娘，中隊長在家嗎？

娘：你找長壽媳婦嗎？

楞：（「齊二楞」簡稱。）嗯。

娘：今兒個不是婦救會開擴軍會議，動員人們參加子弟兵哩，起响的時候就開會，到現在還

沒完哩。二楞，你找長壽媳婦有啥勾當？

楞：沒啥事。

娘：我不信，看你那樣子，就有一肚子話要說的。

楞：長壽他娘，你知道，我不是報了名，參加子弟兵了嗎？

娘：是的呀，不是長壽媳婦給你在婦救會報的名。

楞：對啊，可是我想——

娘：你想介紹旁人報名嗎？

楞：不是的。

娘：你想——

楞：我想——

娘：想什麼？

楞：我想退出。

娘：爲啥呢？

楞：（吞吞吐吐地。）不爲什麼，就是不想參加，王俊英不在，你給我向她說說……

娘：那怎麼行？我可不敢做她的主。你還不知道長壽媳婦那股直桶子脾氣，這孩子性子像一把火，吃順不吃嗆；順着她，叫她給你搬天去，她都幹，可是半個「不」字也受不了。

答應她的話，就別想有一絲一毫的改動。

楞：我知道，這是她從小養成的壞脾氣，打七歲上沒老子沒娘，家裏『房無一間，地無一隴』，什麼事就靠她那雙手，能吃苦耐勞，不求人，可是誰也管不了她。

娘：這會不興誰管誰，大家講平等啦。各人的事各人做主，你報名參加，這是婦救會的事，她是婦救會會長，又是婦救會的擴軍小組長，你得問她去。

楞：你是她婆婆，給我說說。

（街對過又傳出會場上的王俊英領導大家呼口號聲：「我們要與農會比賽！婦女們要動員丈夫兒子當兵打鬼子！反對拖尾巴！……」）

長壽他娘走到窗前，向外看了一下，高興地走回來。）

娘：長壽媳婦領導人們叫口號哩，散會啦，散會啦，他們都出來了。

（窗外有幢幢的人影過去，只看到頭部。）

楞：王俊英真能行，肚子那麼大了，還開會。

娘：是呀，我也勸她少走動，長壽跟前還沒有一兒半女，這是頭胎，要小心點才好哇。可是她那兒信你的話，成天價就在外邊跑，勸張三參加，叫李四報名，那雙腳就沒停過一會。

楞：你快抱孫子啦。

娘：可不是嗎，人過了五十，就想孫子哩。

（王俊英上。）

楞：哦，王俊英回來了，（指着她的大肚子。）快請我們吃紅蛋了嗎？

娘：（笑瞇瞇地。）早着呢，還有兩個月另十七天，是不是？

王俊英：（點點頭。）你天天想抱孫子，記的可清楚哩！

楞：那時候，可別忘記請我齊二楞吃紅蛋，王俊英。

（雞叫。）

娘：雞禁眼，快上窩了，時候不早啦，齊二楞，你坐會，我去炒菜去。

英：（「王俊英」簡稱。）娘，你先把菜洗了，我馬上就來，

（長壽他娘下。）

楞：長壽他娘……

娘：（在門前停下。）你們談好了……

楞：你不坐會，一塊兒談談。

娘：不，天不早了，我得做飯去，待會長壽長生從地裏回來，要鬧肚子餓了。你們談談，也是一樣的。

楞：（失望地）你不……

（長壽他娘下。）

英：你要吃紅蛋不是？過了兩個多月，你早在隊伍上啦，不知道開到那兒去了，紅蛋送你吃也吃不上啦。

楞：不，我還在村裏種地，正要收莊稼哩！

英：（忽然變了臉。）你這話怎講？

楞：我，我不想參加了……

英：（吃了一驚。）呃，你說什麼？

楞：我，我說，我不想報名參加子弟兵了。

英：爲啥？

楞：你說的當子弟兵是光榮的事，只是咱家裏……

英：你娘老了，你一走，沒人照管她，是不是？

楞：嗯。

英：你放心好了，你家裏吃水什麼的，有優待小組給你担，你娘有啥事，我代她做。

楞：這個我知道。

英：那你還愁個啥？

楞：咱那幾畝地……

英：村裏代耕團給你代耕。

楞：咱村裏參加隊伍的，又不止咱一個，那麼多的地，代耕團忙不過來。

英：代耕團的人多着哩，你參加，家裏人手不够，沒勞働，我跟代耕團團長說，先給你家代

耕，保你一畝地打三四担糧食……

楞：（想了一想）我還是不想參加，你給我把名字劃掉好不好？

英：你什麼事放心不下呢？

楞：我，我沒啥事放心不下。

英：那你爲什麼不參加？一定有。你說出來，不要緊。

楞：我，我說，（又停下去。）我說了，你笑話我不？

英：不。

楞：真不？

英：真不。

楞：那我就說，我聽人們說：鬼子要抓抗屬，誰家小子當了游擊隊，家裏人要捎信叫他回來，不當兵，就啥事也沒有；不叫回來，鬼子要殺他的家屬，還要燒房子呢！王俊英，你別笑話我胆小，我齊二楞不是胆小的人，你知道。

英：我知道，你的胆子可大着呢！就是怕殺人燒房子，——村裏這麼多的人不怕，你怕個啥？這全是謠言。

楞：不管謠言不謠言，我可不參加了。

英：哦，男子漢大丈夫，說出嘴的話，還能收回去？

楞：我高低不參加，娘在家裏等我哩……

（齊二楞急下。）

英：（追下去。）齊二楞，齊二楞，你回來，……

（村長王守財上，差點給王俊英衝個滿懷。）

王守財：（阻住她。）叫齊二楞做啥？

英：這小子在婦救會報了名，又想打退堂鼓——不參加了。你別攔我，讓我去追他，不參加不行。

財：（「王守財」簡稱。）別忙別忙，有話慢慢講，我今天不參加，明天再給他說，說通了就會參加的，這事也是不容易；當兵啊，不是玩的。

英：我沒見過這號子人，說話不算話，胆小貨。

財：一個村的人，你知道齊二楞的脾氣，慢慢來。

（王守財急忙走到通套間的門那兒，沒注意聽她的話，望了望，見套間沒人，就回頭過來。）

財：（急忙地。）這套間裏怎麼一個人也沒有？

英：唔。

財：區長沒來這兒辦公？

英：還沒來，郭區長說，他今兒個要上別的村去佈置動員工作，要晚一點才能來呢。

財：助理員也沒來？

英：你是說胡海發，胡助理員嗎？

財：就是他，

英：也沒來。

財：喂，真急死人。

英：有啥事兒？

財：啥事兒？有要緊的事……

英：（關心地。）啊！

財：郭區長來囉，就給我說一聲，咱找他……

英：好。

財：我馬上得回去，說句別笑我的話，渾身都是事，會上還有人等我哩。

（遠處傳來歌聲：

二十青年去當兵，

1 2 5，一杯茶敬我的媽，

我去當兵媽在家……

隨着歌聲進來的，是長壽長生哥兒倆。長壽的手里，幾乎成了慣例，每次從地里回來，都把散落在地里的穀草拾回來一大把，長生嘴里還在唱：

1 6 1 2 3 5 3 2，

我去當兵媽在家……

英：怎麼，還會才回來？長壽。

王長壽：在村口碰到陳股長，談了一會，宣傳股長還給長生一張小傳單呢。（指長生。）
長壽他娘聲音：長壽媳婦，你到套間里給我把米量來，菜快好啦。

英：（拿個筐子向套間走去。）我馬上就量來。

（王俊英下。）

王長生：（指着小傳單。）哥哥，我參加子弟兵去，好不好？

壽：（「王長壽」簡稱。）你太小了，隊伍上不要你。

生：（「王長生」簡稱。）我知道，你想去，是不是？

壽：唔，你年紀還輕，在家裏做莊稼，養活娘，等你大了，再參加。

生：我不，隊伍爲啥不要我？上回游擊二支隊到咱們村里來，我看見還有比我小的哩。

壽：隊伍上要你，我也不讓你去。我去，你去，這個家交給誰？

生：交給誰？

壽：你說交給誰？

生：（一想。）交給你！

壽：不叫你去，不叫你去，就不叫你去，（逼上一步。）叫你——。

生：叫我幹什麼？

壽：叫你看家！

生：我偏不看家，你敢不讓我去！（滿不在乎地，聲音高起來了。）

（王俊英上。）

英：你們哥兒倆個又逗嘴啦。（把長壽拉開。）你是他哥哥，誇讓他一點。（對長生。）長生，娘叫你哩。

生：（氣虎虎地。）看你敢不讓我去！

（王長生下。）

英：你又跟他鬧啥？

壽：他要參加子弟兵，我不讓他去。

英：（生氣地。）當子弟兵是光榮的事，爲啥不讓他去？虧你還是模範自衛隊的班長哩。連這個道理都不懂；沒有隊伍，咱們家里有這樣好的光景，你不但要讓他去，連你自己也要報名參加哩！

壽：（故意和他開玩笑。）我？

英：可不是你，還是誰？

壽：我才不去哩。

英：（失望地。）你不去？剛才婦救會開會，討論擴軍工作，我在會上都給你報了名啦。

壽：報了名，我也不去。你報了名，你去！

英：你不去？

壽：嗯，就是不去。

英：（氣沖沖地走過一邊，不理他。）你不去，就給你離婚。看你這個不成材料的東西，男

子漢大丈夫，不去打日本，蹲在家里，看老婆，看你羞不羞？

壽：真給我離婚？

英：真的。

壽：（一本正經。）你們婦救會的人，就知道離婚，

英：你落後，你頑固！

壽：看你氣得那個樣子！

英：別理我。

壽：我參加子弟兵，你還跟我離婚不？

英：真的參加子弟兵嗎？

壽：誰還哄你，當然是真的、

英：我不信。

壽：我今天在農會報了名，剛才就是我要參加，不叫長生參加，好讓他在家里種莊稼，養活娘。

英：你老是哄人，不說實話，急的人要死。

壽：（撲哧一笑。）誰叫你急的，看你剛才那個勁，真要給我離婚哩。

英：（不禁笑了。）誰叫你哄人的。

（長壽他娘在後面喊：「長壽，你們來吃飯吧。」）

壽：（對她笑了笑。）不跟我離婚了吧？

（王長壽下。）

英：（遠遠有咳嗽聲。）不理你哪。（走到門前一聽）區長來啦。

（王俊英連忙在屋內收拾剛才兄弟兩個帶回來的物件。）

（郭志民胡海發上，兩人都穿着老百姓服裝，因為終究是化裝，從言語、行動、姿態，甚至於就是服裝上也可以看出是政府工作人員，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每個人腰裏藏着一把二號盒子，凸凸的；他們辦公的文件賬目很簡單，各人都有一個小包，一切公文賬目都在裏面。他們養成了一種習慣，事情來了，打開小包袱就辦，辦完了馬上又繫起小

包。一有敵情，提着小包就走。）

英：郭區長來了，陳股長呢？

郭志民：宣傳股長給新戰士上課去了。我和（指胡海發。）胡助理員整整跑了一天。

英：你們跑累了，先歇一會，我去拿水去。

（王俊英下。）

民：（「郭志民」簡稱。）老胡，又是五天了，我們該給縣動委會送份書面彙報去，不然程

縣長又要說了：八區的彙報還不來！

胡海發：現在下面各個擴軍突擊小組的彙報都來了，只差米家佐的那個突擊小組的了。

民：我已經通知他們，今天晚上趕黑送到。

發：（「胡海發」簡稱。）我今天晚上做，保你做好。明天縣裏的交通來，就可以帶去。

民：你在舊縣政府當了十一年錄事，老公事了。我相信你今天一定可以做好的。

發：承區長誇獎，不敢當。

（王俊英提一壺水上，倒了兩碗給他們。）

英：區長，喝點水，進去吃飯去。

民：不餓，我們吃過飯來的，謝謝你。區公所借你們房子辦公，現在區裏武裝動員工作團也
在你們這兒辦公，還要麻煩你們，水呀烟的，真是過意不去。

英：沒啥（指套間），那間套間。高低是閒着，裏頭放點糧食櫃子什麼的，沒有用。要不
是兵荒馬亂，這地面有鬼子，請你們還請不到呢。從前的區公所，都住大房子哩！

發：可不是嗎，從前的區公所，青磚房子，黑漆大門，門口掛兩個虎頭牌，上面寫着：『辦
公重地，閒人免入』。嗨，多威風！現在的區公所，唉，（搖搖頭）……

民：你忘記現在在打戰，這地方又是游擊區，東南西北，走不出二十里地，就有敵人的據點
崗樓，區公所一公開，正好叫敵人包圍不是？

英：在我們家裏辦公，倒嚴實，誰也不知道，辦完了公，你們黑間轉移到別的村子去睡，誰
也不知道。

（遠遠傳來砲聲。）

英：滾，又打砲了。

民：今兒個的砲聲，怎麼這麼響？

發：這是縣城裏放的，現在城裏換了隊長，叫做吉田，是個中尉，歲數不大，人可精明，在

東北住了八九年，能講滿口流利的中國話，是個中國通，天不黑他就亂放一陣砲，怕游擊隊活動啊。

英：怪不得這兩天，天天打砲呢。——哦，區長，剛才村長來找你……

民：有什麼事？

英：他沒說，很要緊的樣子。

民：他還說什麼沒有？

英：沒說什麼，就叫我告訴你一聲，叫你來了找他。

民：好的。長生在家嗎？

英：在家，在後面吃飯哩。

民：你叫他到村公所去一趟，把村長找來。

（王俊英下。）

（遠遠傳來馬蹄聲，後面接着是一個女人的哭聲：「你，你還我的丈夫，你，你不得好死的……」）

郭志民和胡海發霍地立起來，凝神地聽。王俊英和長生上。）

民：外邊什麼事？

發：區長，別是有情況，快上山。

民：別忙，先去看看，弄清楚了再說。

發：一定是敵人。

民：敵人也不要緊，只要不是特地來的，也不知道我們在這兒。

生：我出去看。

民：好，快點。

英：要留神鬼子。

生：我知道。

民：有情況，馬上就回來。

（王長生走到門口，即退回來。）

生：區長，村長來了。

（村長上）

英：說着曹操，曹操就來了。

生：村長，區長還叫我找你去呢。

民：剛才外邊什麼事？

財：是米家佐據點裏的鬼子，出來打鳥玩的，剛才打咱們村裏過，圍據點去了。因為騎兵走的快，還沒來及告訴你，巴巴地就過去了，真快！

民：那個女人哭什麼？

財：她是王四財的媳婦，四財在菜園子裏澆糞，鬼子看見一隻鳥落在他黃瓜架上，砰的一槍，鳥沒打中，倒把四財打倒了，一傢伙就斷氣了……

生：四財哥可是個好人，早會還和我說話的呢……

財：她媳婦就追着鬼子哭，要丈夫……

生：鬼子怎麼樣？

財：鬼子怎麼樣？騎着馬跑了。

生：他不償命？

財：長生，你真說的好聽，你還年青，不知道，打事變那年。鬼子在這地面，殺死多少人了，他償命？不打死你就算好了。

生：哎喲，真可惜，四財哥，早會還給我說，他要參加子弟兵哩。我告訴娘去。

（王長生下。）

財：你不提參加子弟兵的事，我倒忘了。這兩天事情多，做了這樣，差點就忘了那樣。區長，我早會找你，你不在，可把我等壞了。

民：什麼事？看你急成那個樣兒。

財：咱們村裏有了謠言……

民：什麼謠言？

財：鬼子說要燒抗屬的房子，要是把當兵的小子叫回來，就沒事。

民：真的嗎？

財：真的。人們要報名參加，一聽見謠言，又都不參加了。

英：是啊。齊二楞青口白牙給我說的好好的，我都給她在救婦會報了名，她聽到謠言，又不參加了。

財：區長，你給咱們想想法，有了這謠言，子弟兵可不好動員着哩。

民：這是敵人的陰謀，散佈謠言破壞我們的武裝動員工作，一定有壞人在村裡搗鬼。

發：別聽那些鬼話，鬼子知道誰家小子當兵不當兵。

財：胡助理員，你別這麼說，鬼子可怪哩，他不知道打那兒知道的，咱們村裡有家抗屬就接到鬼子一封信，剛才還到會上，找我想法子哩。

民：那家抗屬？

財：王銀妮的表哥家。

民：誰是王銀妮？

英：王銀妮，算起來，和長壽他娘也有點親哩，是長壽他娘的遠房姪女。打事變那年，嫁給城裏的金掌櫃，聽說這兩年買賣可做發起來了，咋兒個我在街上碰到她，穿得紅紅綠綠的，倒有點不認得了。

民：王銀妮從敵佔區回來啦？

英：是的，整整有四年沒回來過了，這次回來看看家裏，把她那姪子鐵牛送來參加子弟兵，那個叫做吳鐵牛的新兵，區長，你不是見過了嗎？

民：哦，就是吳鐵牛的嬌子——吳鐵牛在新戰士那兒，我看見過的。王銀妮的表哥，鬼子怎麼會知道他家有小子當兵？

財：說的是啊，你看奇怪不奇怪？

民：村裏說這種謠言的人，多嗎？

財：不多，有五幾家。

民：調查一下，謠言是那兒來的。

發：對啦，打聽一下，把它的根刨出來。

民：你去調查清楚了，叫村裡人不要亂說，給他們解釋解釋，這是鬼子的恐嚇，不要受人利

用……

財：可是眼前的事怎麼辦呢？

民：你是說王銀妮的表哥嗎？

財：嗯，他家裏可慌的不行，一會就去找我，一會就去找我。

民：你給他解釋一下，要是他還不放心，就暫時搬到別地方住兩天。不要影響村裏的動員工

作。

發：區長說的話，記住了嗎？

財：就是這個謠言害死人哪，把謠言平下去，這次擴軍工作，區長，保你完成任務。

發：今天有人報名沒有？

財：還沒有，嘿，這事可不容易，你說，胡助理員，叫咱們莊戶人家當兵，那兒那麼容易？

兒子肯了，娘不肯；娘答應了，兒子不去；媳婦要丈夫報名，丈夫不肯，丈夫要參加了，媳婦又在後面拖着尾巴……：

英：你說是誰家？村長。

財：你問這做啥？

英：咱們婦救會今兒個開過會，反對婦女拖尾巴，你告訴我，我跟她動員去。

財：這事可不容易啊。

英：你說是誰們？

財：誰，反正有這號人就是了。

英：那你說出來，別破壞咱們婦救會的名譽。

財：真要說？就說。我給平兒動員，他倒答應了，要參加，他娘王二嫂不讓他去。

英：真的？

財：誰還哄你！

英：王二嫂也是婦救會會員，她怎麼說出這種話來——我馬上就跟她說去……

（王俊英下。）

發：嘻，她真的去了。

財：你不知道王俊英的爲人，性子像把火，心裏存不下一半句話，——不過，她去了也沒啥用，王二嫂這人可磨牙哩，才不好說話哩。

（王俊英上。）

英：區長，你們快到套間裏去。

民：什麼事？

英：我剛才出去，看見王銀妮，進胡同，好像是要到咱們家裏來的樣子，她說過，她要來看長壽他娘的。

財：王銀妮在敵區待了好幾年，現在還住在縣城裏，別碰見了，知道區公所在這兒辦公，她不小心傳出去，可要暴露了。區長，你們快進去吧。

民：好，那你們把屋子收拾收拾。

（郭志民胡海發提着白布包下。進去後將門扣上。）

(王俊英在收拾屋子。)

門外聲音：長壽他娘在屋裏嗎？

英：(指指門，示意村長她來了。)誰？在屋裏。

(王銀妮上。)

王銀妮：哦，你們在這兒。

英：呃，我們在這兒。

妮：(「王銀妮」簡稱。)我剛打外邊過，好像屋子裏很多人在說話哩。

英：沒有，剛才我和村長談話，明兒個劉家崖的集，長壽他們要下地，沒功夫，想請村長給

我捎點鹽回來……

財：(會意地接過去。)二斤鹽够不够？

英：二斤够了。

財：還要別的不要？

英：那你還給我割上一斤豬肉。

財：好，我明兒個一定給你捎回來。

妮：區長沒來嗎？

英：誰？

英：區長，咱們八區的區長。

英：上那兒來？

妮：（過去，機密地。）他們說，區長不是在你們家裏辦公嗎？

英：別聽那些謠言，咱們家裏從來就沒有來過什麼區長，咱們八區區長是個什麼樣兒，我到現在還沒見過哩。

妮：我也沒有見過，我想找他。

財：做什麼？

妮：你知道，我不是給織牛報了名，參加子弟兵嗎？

英：這個我知道。

妮：我聽說，鬼子要殺抗屬，這可怎麼辦？

財：那是漢奸造謠，沒有的事。

妮：漢奸造謠，那漢奸太惡了。咱們這次打仗打不好，就是壞在漢奸的手裏。

英：漢奸最可惡啊！

妮：喂……（又開去）鐵牛想不參加……

英：那怎麼行！

財：（暗示英。）鐵牛是在村公所報的名，咱們到會上慢慢談吧。

英：對啦，你們到會上慢慢談吧。

妮：也好。

（王守財跟王銀妮下。）

（幕）

第二幕

時：第二日上午。

景：長壽他娘家一間套間，一門通後院，左右各有一門通里屋。屋子裏佈置簡單，靠通後院門側面有一大糧食櫃子。

開幕時，台上空寂無人，一會，王銀妮在外邊敲門。

王銀妮聲音：長壽他娘在家嗎？

（王銀妮見無人應，和吳鐵牛推門上。）

妮：怎麼家裏一個八也沒有？昨天我聽長壽媳婦說這間套間閒着沒人住，髒的很，你看，鐵牛，收拾的可乾淨哩。

牛：他們說話可嚴實哩，什麼事也不肯告訴人。

妮：對咱們，他們更不肯說。

牛：（走到各門去張望。）後院的門大開着，都下地裏去了？

妮：他們都說郭區長在這裏辦公，怎麼沒有見呵？

牛：是呀，我也聽說……

妮：你聽說過什麼呀？看你報名兩天了，什麼事也沒有做，傻瓜一個。

牛：你不知道，他們辦事可嚴實的很，誰也摸不清。

妮：蹲在屋子裏，怎麼摸的清啊。

牛：我昨兒個出來，到處走，也碰不見他們的人。

妮：那你連新戰士住的地方，也不知道嗎？虧你自己還是個新戰士啊。

牛：哎，你不知道，嬌子，他們把新戰士分散地住，東家住幾個，西家住幾個，誰都不和誰

照面，我那兒去知道呀？牛頭村這麼大，好幾百戶人家哩！

妮：你那兒一古堆住了幾個新戰士？

牛：四個。

妮：你說了嗎？

牛：我說了，有兩個人可是個死心眼，腦筋笨的，劈都劈不開。只有李二喜，給我說的，他的心有點活動起來了。

妮：你要多努力，有啥事就馬上告訴我多少，昨天，你在村裏又說那話沒有？

牛：這兩天不行，他們查的可緊哩。要晚兩天才能說……

妮：多說了就沒人敢參加子弟兵了。

牛：好的，可是我走不脫呀！

妮：不要緊，你那個銅牌牌還在嗎？

牛：（摸摸身上的衣服角裏。）在。

妮：放好了。

牛：唔。

妮：城里會派人來的。

牛：什麼時候派人來啊？

妮：他們說八天以後派人來，在村外邊……

牛：是早上是晚上？

妮：當然是晚上。那個記住了嗎？

牛：記住了。

妮：待會兒我就回去報告，你在這兒要好好的幹。

牛：那還消說。

妮：事情辦好了，他們會獎賞你的。

牛：嘻嘻，全靠嬌子的力量。

妮：還用說。

牛：這次事辦了，你可以給叔叔，掛份差事吧？

妮：這要看你的本事了。（向四周望望。）不早了，長壽他娘還沒回來，不給她告辭了，——

你多在這個地方繞繞，他們說郭區長就在他家辦事哩。

牛：我待在這兒，有人來，我就躲起來，看郭區長他們來不來。

妮：好好的幹吧。

（王銀妮下。）

（吳跌牛四面望望，見牆上掛着一條新的手巾，剛用了沒兩次，悄悄的走過去，從牆上拿下來。）

牛：這兩天正愁着沒手巾用，這兒倒有一條，還新哩。（他看了看。旋即塞到身上去。）

（平兒悄悄地上場，像見後面有人追趕他似的，一進門，見郭區長他們不在，急燥地自

言自語。）

平兒：咦，郭區長呢？

牛：（忽然聽見人聲，吃了一驚，回過頭來，上前一步，回他混身上下打量一番。）你是誰、

兒：（「平兒」簡稱。）我叫平兒。

牛：你找郭區長有什麼事？

兒：我來報名參加子弟兵，你是誰？

牛：我嗎？我是子弟兵，叫吳鐵牛。

兒：你，你是子弟兵？（看他一眼。）

牛。不像嗎？我才參加兩天。

兒：哦。

牛：你爲什麼要參加子弟兵？

兒：爲什麼，打鬼子嘛。

牛：打鬼子好是好，我聽說鬼子殺抗屬呢！

兒：要怕那些，就別參加子弟兵了。

牛：（虛偽地讚美他，伸出大姆指在他面前一揚。）唔，有限量，你知道當子弟兵，一個月

掙多少錢？

兒：這誰不知道呢，一個月兩塊半。

牛：兩塊半錢够什麼？連老婆也養不活啊。

兒：抗屬政府有優待呢，當子弟兵也不是爲了養老婆，你這人，當子弟兵是爲了打鬼子，保

衛家鄉呀！

牛：要是能多掙一點錢，你不要嗎？

兒：錢？

牛：錢是個好東西啊，有了他，要什麼，就有什麼。

兒：啊？

牛：我聽人家說，現在石家莊招工人，一天就是三塊半錢的工錢，還管吃哩。不當日本兵，也不當中國兵，將來那邊打勝了，都是一樣過光景……

兒：石家莊不是鬼子佔着嗎？

牛：是的，

兒：那不是給鬼子幹事？

牛：他們說不是的，就是做工嗎。你去嗎？

兒：上那兒去？

牛：石家莊當工人去。

兒：我不去。

牛：我聽說倒是有不少人想去，……

兒：高低我不去，我要參加子弟兵打鬼子……

（遠遠有腳步聲傳來。）

兒：（以爲是母親在後面追來了，急下。）別是我娘找我來了……

（平兒急下，入里屋。）

牛：（走到門口，側身子從門里窺視，縮回來。）那兒是他娘，是男人嘛，別是區長他們來了，我聽聽他們說什麼……

（吳鐵牛向屋內巡視，迅速揭開糧食櫃子，躲了進去。）

（郭志民手里提着一個白布文件包，上。他把各面的門掩好。）

民：（向里屋）長壽他娘在嗎？

（無人應。）

民：（提高嗓子）長壽他娘在嗎？

長壽他娘聲音：在，我剛從地里回來，你坐一會，我馬上就來了。

民：你把後院的門給關上。

（郭志民打開文件包，在辦事。）

（胡海發和王二嫂在門外一邊爭吵：胡海發的聲音：「我不知道。」王二嫂的聲音：「嗨，你不知道……」胡海發的聲音：「你這個人怎麼不講理？」王二嫂的聲音：「不知道誰們不講理……」兩人上。她氣沖沖地，胡海發也是滿腔不高興，一進門，他就把郭志民指給她。）

發：這就是郭區長，有話好好說，別向我發脾氣，一點規矩也不懂！

民：你們在吵什麼？

王二嫂：你就是郭區長？

民：是的。

嫂：（「王二嫂」簡稱）我正要找你！

民：什麼？

嫂：你把平兒還我！

民：（不解地。）什麼平兒？

發：她叫王二嫂，是平兒的娘，剛才我進門，一把抓住我，硬要我還她的平兒，說是平兒偷地上咱們這兒來，報名參加子弟兵了。（他急忙拿出新戰士花名冊來，一邊翻着，一邊指着。）我把新戰士花名冊翻遍了，也沒見一個什麼平兒，區長，你說，有個平兒報名嗎？

民：（回憶地。）沒有。

嫂：沒有？哼，明明他剛才上你這兒來報名的，怎麼會沒有？（生氣地。）郭區長，你是咱

們八區的區長，現在又是武裝動員工作團的主任，不要騙咱們老百姓！

民：我實在沒有看見你的平兒。

發：誰騙老百姓？你知道，你在跟誰說話？

嫂：（奇怪地。）不是跟郭區長嗎？

發：你既然知道跟區長說話，就要放規矩些，不要沒上沒下的。什麼欺騙？我看你才是欺騙

哩，別人沒看見你的兒子，你賴人家……

嫂：我賴你哪？（向胡海發。）把我兒子藏起來了，不吭氣，不知道誰騙誰，你今兒個不把

平兒交出來，我就不走！

（王二嫂氣生生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民：（心平氣和地。）咱們剛來，實在沒看見你的平兒，要是看見了，就告訴你，也沒什麼。

嫂：哼，你要他當子弟兵，還會告訴我嗎？

民：他會不會到別的地方去了？

嫂：不會的，我分明看見他進胡同的，不是上你這兒來，才怪呢。一定是讓你們藏起來了，

別是藏在這個糧食櫃子裏，我來看看……

發：你看好了，看糧食櫃里有人沒有。（接着是一陣冷笑。）

嫂：（慢慢向櫃子走去，怕平兒不在櫃子里，脚步躊躇了。）

長壽她娘的聲音：你別拉住我，讓我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事……你別拉住我……（長壽他娘，推門進來，又被後面的人拉住了，站在門口。）

娘：（回頭過去。）你別老是拉着我，讓我出來。（他背後一個人縮回去了。她向里面叫。）你也出來。（無人應。）哦，王二嫂，你來啦，你和郭區長在吵什麼？

嫂：誰跟他吵，他把平兒藏起來了，當子弟兵，不吭氣，還說沒看見哩！我想，別是藏在這……（指糧食櫃子。）

娘：你是在找平兒嗎？

嫂：嗯。

娘：平兒，你快出來，怪不得你不肯讓我出來哩，怕你娘拉你回去，快出來。

（她進去拉平兒，平兒知道沒法躲藏，失望地走出來。）

嫂：還說沒看見哩，這不是平兒，當官的說話，還哄咱們老百姓哩。（過去一把拉住平兒。）
走！

民：（微笑。）不要忙，你問問長壽他娘，問問平兒，咱們看見他沒有？

兒：娘，你別冤枉郭區長他們，你講的話，我句句聽見了。我剛才想來報名參加子弟兵，郭區長他們還沒來呢，我聽見有腳步聲，怕你來找我回去，我就藏起來了，沒出來。郭區長他們一點也不知道。

嫂：真的嗎？

兒：可不是真的。

嫂：（不好意思地。）那我錯怪了好人哪，——都是你這個淘氣桶子，郭區長，咱們莊戶人家，不會說話，別見怪咱們。

發：騙你嗎？我這個名冊，哼，不辦不辦，辦了十一年的公事，沒有一個錯的。

民：沒有什麼，王二嫂，事情弄清楚就對了。

嫂：平兒，咱們回去。

兒：（躲避地閃到胡海發後面去。）不，我不回去。

嫂：（威脅地。）翅膀硬了，會飛了，你走不走？（走到胡海發面前拉平兒。）

兒：（躲過去。）我要參加子弟兵。

發：你就讓他參加算了。

嫂：（對胡海發。）人家不情願，你不能強迫人家當子弟兵啊。

發：（有點火了。）他自己要參加的，咱們也不能強迫人家不當子弟兵啊。在咱們這地方，

誰都有抗日的自由。

嫂：你不強迫他，就叫他跟我走！

發：你簡直不講理！

娘：（對王二嫂。）看，你說話，真噲人噁子。

發：當兵抗日，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兒子參加子弟兵是最光榮的事，兒子是你的，我怎麼能够叫他走！

民：你娘一定要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兒：不，郭區長，你叫她回去，我要報名……

娘：二嫂，你也不是不知道，鬼子把咱們這地面，糟踏成什麼樣兒？李各莊的房子，叫鬼子點了，連一間毛房都不剩，燒死了二十個小子。娘兒們都叫鬼子強姦了，……咱們這個村子要不是靠咱們隊伍，早叫鬼子佔了。……

嫂：（不耐煩地插上來。）我知道，我懂，不用你說。

娘：不虧咱們隊伍打鬼子，那會有這樣的好光景哩。自從隊伍來了，咱們貧人都翻了身。不怕你們見笑的話，早先，咱們家里五畝水澆地，典給村東頭許老財家，這幾間房子也押給人家，弄得『地無一隴，房無一間』，吃不上，穿不上的。新政府興了新規矩，減租減息，給許老財立了一個借約，就把地贖回來啦。打那會起，一碗粗茶淡飯也不愁了。（走到櫃子面前。）從前我這櫃子里那兒存過糧，現在都存一兩個月的糧了，不信，你看看：（要想打開櫃子。）

嫂：我知道。

娘：（手放在櫃子上沒揭開。）這都是隊伍上給老百姓的好處，你小子要當子弟兵抗日，也是體面的事……

發：這才是知情理的人。

嫂：當兵不比別的，子彈也不睜睛眼的。不是自己的兒子不心痛，平兒一生下來，就不踏實，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抱大的，三歲上他出天花，差一點死掉，好容易才把他養大成
人，——

兒：這些話，你說過幾百遍了，人家知道。

嫂：常言說的好，『集穀防飢，養兒防老』，我入土半截的人啦，想叫平兒離開我，不如要我老命好哪。（對平兒。）你去當兵，叫你娘在家里喝露水活着嗎？

兒：政府里有優待哩，送米，送水……

民：你不當兵，我不當兵，那麼叫誰打鬼子呢？

嫂：我聽人家說，誰家小子當兵，鬼子要殺抗屬呢！

民：那是鬼子恐嚇人的，長壽他娘就是抗屬，不是也沒怎麼的，你別聽壞人的話。

娘：郭區長的話，說的真對啊。大家都不當兵，誰個去打鬼子呢？讓你兒子報個名吧，兒子當了子弟兵，你也體面哩。『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你的兒子當兵，你就是抗屬，村裏會給你代耕，政府給你優待，多好哇！

嫂：算盤打的真準。光向內打，不向外打，你也有兩個小子，怎麼不叫他去當子弟兵啊？

（諷刺地。）當子弟兵是體面的事呀！

嫂：我的小子要當兵，你的小子也當？

嫂：只要你的小子報名參加，咱的小子也……

娘：真的？區長你聽見了。

民：嗯，我聽見了。

嫂：真的，——我看你也捨不得，誰不心痛自己兒子。

發：（在旁邊忍不住笑。）

娘：告訴你吧，昨兒個，長壽媳婦給我大小子報了名，也參加了子弟兵，你給平兒報名吧！

兒：咱們村裏很多人參加哩，二禿子、李三子、小狗子……都報了名，你也讓我報名吧！

娘。

嫂：（長壽他娘的囁答，出乎她意料之外，楞了一下。）你小子報名，是你的事，同我不相

干。平兒是我的小子，謝謝你，不用你操那家心。

娘：你講話怎麼不算數？

嫂：誰知道你的小子已經參加了哩！平兒，走，我回去給你包餃子吃；等秋後，給你說個媳

婦。

（拉平兒，平兒不走。）

兒：我不吃餃子，也不要媳婦。

民：（看看暫時說服不了王二嫂，便勸平兒。）你娘一定要你走，你就先回去，再說吧。

兒：這會新社會，講平等啦，我有我的自由，我不回去，誰也不准壓迫誰。

嫂：斗大的字識不上一把，倒會滿嘴新名詞啦，你給我收起來吧。

民：回去好好給你娘講，等她明白了當兵的道理，你再來報名。

兒：我？

民：你先回去吧！

嫂：走吧，聽區長的話。

（王二嫂拉平兒走，走到門口，平兒站下。）

兒：（想起吳鐵牛給他說的話。）區長，我跟你說句話，那個——

嫂：不要三心二意地，又要說什麼，走吧！

民：什麼事？平兒。

（王二嫂拉着平兒。）

兒：我告訴你一件事……

嫂：說什麼，等明兒再說吧。

(王二嫂拉平兒下。)

娘：郭區長，你真是太好了，早先的區長，早攆她出去了，還給她講什麼道理。

發：是哇，那有這樣的道理，世界簡直是變了，官不像官，民不像民，怎麼講民主，講平等，老百姓也不能這樣對待區長啊。(嘆了一口氣。) 咳，現在做官也沒意思，一點不威風，讓老百姓當面亂吵一頓，還把人帶走。我做了十一年的小錄事，壓根兒沒見過老百姓這樣對待區長的。這樣下去，老百姓還要爬到區長頭上來撒尿哩。

民：咱們政府工作人員，就是給老百姓辦事的勤務員，無所謂什麼上下。她不同意她小子當兵，自然是要他回去的。叫母親讓小子出來當兵，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嘛。

娘：王二嫂在本村，倒也是很能幹的人，打二十七歲上就守寡，把這麼一丁個子大的兩個小子，一個閨女，扶養長大，也是不容易的。素日他喜歡平兒，痛的像心頭上一塊肉，啣在嘴裡怕化了，掙在肩上怕鷹刁了。問他要個蟲子也不給你，何況叫他小子當兵哩。她只相信佛，成天在家裡燒香吃素……

民：不能怪她，她慢慢懂得就好了。

發：長壽他娘，請你告訴王俊英，叫她把堅壁的油印機拿來。

娘：她有事哩。

民：什麼事？

娘：她在後面屋裏又動員齊二楞這小子哩。

民：齊二楞不是不肯參加嗎？

娘：就是在勸他參加呀。

民：那就請你給咱們拿來吧。

娘：好。

（長壽他娘下。）

民：齊二楞這個人倒不錯……

發：就是不肯參加……

（村長王守財帶王老全上。王老全滿臉路腮鬍，看上去有五十多歲，實際上他不過

四十八歲，精神矍鑠。）

財：胡助理員，人來哪！給他報上一個名吧。

發：（連忙拿花名冊來。）你叫什麼名字？

王老全：我叫王老全。

發：（正要在花名冊上寫……）

民：（注視他。）王老全，你今年多大了？

全：（「王老全」簡稱。）四十八。

民：（搖頭。）不行，（對村長。）你把他帶回去。

全：（急燥地。）郭區長，爲啥不能行？

發：可以吧！

民：不行，上了年紀啦……

全：（不等他說完，掙上來。）上了年紀，不是一樣抗日嗎？

民：人老了，抗日是一樣的，但是當兵打仗就不同了。

財：他的身子骨可結實哩。

民：年紀大的人，當兵不行啦，當子弟兵更不行哩。要能爬山跑路，吃苦耐勞，身上背二三

十斤東西，還要打仗，這就是說，你不行。

全：那給同志們挑水做飯好了。

財：你當伙伋倒能成。

發：（想記上他的名字。）對啦，當伙伋最適合不過了。你唸過書嗎？識字嗎？

民：（對胡海發。）別忙登記。在隊伍上當炊事員更不容易，又要行軍，又要做飯，你……

（搖頭。）

（王俊英在裏面和齊二楞談話聲音越來越大，終於吵起。）

王俊英的聲音：走，咱們找區長去。

齊二楞的聲音：找區長就找區長，我怕個啥。

王俊英的聲音：給區長評評，天下那有這個道理。

齊二楞的聲音：評理就評理。

（王俊英齊二楞上。）

英：區長，你評評，齊二楞滑口白牙答應我在婦救會報名參加，現在他又不參加了。

民：你答應她了嗎？

楞：嗯。

英：還吃了我的麵條，男子漢大丈夫，說出口的話能不算嗎？別說男子漢，就是咱們娘兒

們，答應入家的事，決不再說個「不」字。

楞：我想想，我家裏人手不夠，明年再參加吧！

英：那你今年爲什麼要答應我？

楞：我當時沒想通，給你把我說得不好意思……我沒法，才答應你的；我家裏四口人，就靠我哥兒倆個過活，我一走，家裏的光景就沒法過了。區長，我可以不參加嗎？

民：要是你不情願，當然可以，當兵打仗，不是免強的事。

英：噢，區長，你這是什麼話？你也答應他不參加？

民：他自己不情願啊！

英：誰叫他答應我的？

楞：這是我不對，王俊英，我吃你一頓麵條，我還你！

英：只要你參加子弟兵抗日，誰要你這一頓麵條！

楞：區長，我可以走嗎？

民：可以。

（齊二楞下。）

英：你？

民：讓他走吧。

英：這個怕死鬼，聽了一點謠言，就不敢了。

民：村長，村裏謠言，查出來沒有？究竟是誰說的？

財：還沒有查出來呢。（思索地踱着，走到櫃子那兒站下。）有的人說是聽吳鐵牛講的，吳

鐵牛又說是聽村裏人說的，究竟是誰們還不知道哩。

民：要繼續查，一定要查出來。（對王老全。）你也可以走了。

全：區長，我可是自願的。

民：你上了年紀了，（安撫地。）你可以在村子裏多做點事，也等於當兵抗日了。

全：我不能報名嗎？

發：區長，馬虎一點，少報幾歲好了。

民：不行，怎麼能少報歲數？這是欺騙。

（王老全失望地慢慢下去，臨走出時，還留戀地回過頭來望望，郭區長示意他走。）

民：王村長，上次開會不是給你們說了？要政治動員，動員三十五歲以下的，你怎麼動員一

個四十八歲的老頭來呢？

財：王老全他自己找我，一定要參加，我也沒有辦法。有的人，我動員他，他又不參加，這
個事真不好辦。

民：我問你，王村長，本村的優待抗屬工作怎麼樣？

財：都照區裏規定執行的。

民：上一個月的優待糧發了沒有？

財：沒有。

民：爲什麼不發？

財：因爲大家都忙動員新兵工作，沒顧的上。

民：這對動員新戰士就有影響。

財：影響？

民：可不是，新戰士看到抗屬沒好好按時優待，他要參加子弟兵，怎麼放心啊？明天先把上
個月的優待糧發下去。

財：好的。

(王守財下)

英：(看看外邊天色不早，拏過柳條筐子，走到糧食櫃子前。)哦，太陽都到當中了，該量米做飯了。(按着櫃子。)娘，今兒個量幾升米？

長壽他娘的聲音：米我量好了，不用量了，你來燒鍋吧。

(王俊英下)

發：(悶着一肚子牢騷，見他們走了，頓時爆發出來。)區長，老的不要，小的不要，動員來的不要，自願來報名也不要！全要政治動員，政治動員，自己要參加，家裏人又不肯。老實說，那有那麼多自願當兵的。這樣動員武裝，別說兩個月，就是兩年也完成不了數目字啊。

民：照你的意見怎辦呢？

發：照我的意見(思索地，感慨地。)我在舊縣政府裏，當了十一年的錄事，壯了的案子，不辦不辦也辦過三四次，上面來公事要壯丁，縣裏就叫各區限期送多少名，區裏再派到村，五丁抽二，三丁抽一，按家攤派，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去，一嚇唬，沒一個不去的。老百姓吃硬不吃軟——哼，那次不是到期如數完成，往上一報，還用這樣嘛

民：照你的意思，也叫我這麼做？

發：（理直氣壯地。）過去的政府，那一次壯丁案子，不是這樣抽的？不但公事辦得快，其中還有人送點這個，送點那個——有不少油水哩！

民：你忘記了一件事。

發：（不解地。）什麼事？

民：那是什麼政府？

發：舊政府。

民：咱們是什麼政府？

發：新政府。

民：這就對了，新政府是給老百姓辦事的，不能壓迫老百姓，更不應該要什麼好處、油水、也就是說，你叫我貪污？

發：（嚇得退後一步。）我不是這個意思。

民：那樣的壯丁，就是抽來了，也不能打戰的，咱們隊伍爲什麼能打戰？就是因爲所有的指

戰員，都是自願參加的。你的思想需要改造一下，我看，你需要早點到縣裏訓練班去學

習……

發：（牢騷地。）我早就要學習了，改造改造我這個舊腦筋，你都不讓我去嘛。

民：我不是答應你到縣裏去學習嗎？

發：但是你又把我留下了。

民：還因為你是本鄉本土的人，這一次縣裏把擴軍工作佈置下來，人手不夠，我才把你暫時

留下來！

發：那我怎麼好學習呢？

民：等擴軍任務完成了以後，一定就讓你去。

（村長王守財手裏挾着一捲文件上。）

財：區長，剛才交通送來的文件。

（郭志民打開文件，看了縣武裝動員委員會出的油印八開「動員報」的標題，興奮地站

了起來，把報紙遞給胡海發。）

民：你看縣里出的「動員報」，上面登的消息，全縣捲入武裝動員的浪潮去了。（看報。）

怎麼，五區的動員工作，不到一個月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

發：（過去看。）可不是嗎。

民：嗨，你看完這兒！

發：什麼？

民：二區武裝動員工作團向咱們八區挑戰呢！保證八月半全部完成原定數目並超過二分之二，保證完全政治動員，三十五歲以上，一個不要，保證不混進一個漢奸敵探……

發：應戰！應戰！

民：單是應戰不夠的，要準備好戰鬥力，才能打勝仗。（沉思地。）咱們要檢查一下各個突擊小組的工作，仔細考核每一個新戰士，明天晚上在本村召開區級幹部和小組長以上的會議，在大會上宣佈挑戰書，根據目前的經驗和成績，把工作佈置下去……

發：發動五個擴軍突擊小組競賽。

民：對！我去跟二支隊陳幹事商量一下，叫他也參加……

財：區長，交通還沒吃飯哩。

民：你招呼長壽他娘多做兩個人的飯，和咱們一塊吃……

（郭志民王守財下。）

（王俊英捧着一個油印機上。）

英：娘跟我說，你要油印機用，我燒鍋做飯倒忘了，才給你拿來。

發：不要緊。哦，你多給我們做點飯，又來了人。

英：那要加點米了，幾個人？

發：兩個。

英：好，我到糧食櫃加點米去。

（王俊英走到糧食櫃前，打開一看，忽然嚇了一跳，往後退了一步。）

英：哎喇，我的媽啊！

發：什麼事

英：人……

發：什麼？（走向櫃子。）

英：裡頭有一個人，人……

發：裏面有人？（站住。）

英：嘿，有一個人！

發：（馬上退後一步，掏出手槍來，推上頂門子，要開槍的樣子。）誰？！

（吳鐵牛在櫃子裏聽見胡海發推子彈上膛的聲音，怕他開槍，連忙從櫃子裏站了起來，背着胡海發。）

發：你是誰？！

牛：（不好意思地慢慢掉過頭來。）我，吳鐵牛。

英：吳鐵牛？

牛：嚶。

發：（一看確實是他，鬆了。）出來。

（吳鐵牛慢慢出來，站下。）

發：你躲在裏面幹什麼的？

牛：幹……不幹什麼……

發：你爲啥躲在裏面？

牛：我，我……（他所偷的一條手巾從身上掉了下來。）

英：（過去拾起一看，像發現什麼似的。）你，你這個小偷，你偷我的手巾……

牛：（想掩飾，但手巾已到王俊英的手裏，沒法圖賴，但還不承認。）我，我沒偷……

英：這是什麼？（指着手巾給他看。）你一定是來偷東西的。

發：你才當了子弟兵沒兩天，就偷老百姓的東西，違反羣衆紀律，破壞子弟兵的名譽。

牛：我，我沒偷……

發：你不是來偷東西的，是幹什麼的？哼，你以爲我不知道？我當了十一年的小錄事，不知

道看見了多少小偷，就像你這樣，你逃不過我胡海發的眼睛。

牛：我以後不……

發：沒說的，咱們找區長去……

（幕）

此
页
空
白

第三幕

時：八天以後半夜。

景：與第二幕同。

開幕時，郭志民區長在看各個突擊小組的書面報告，胡海發伏在桌上刻鋼板，發出格毗格毗的聲音。全村人家多已入睡，靜靜的。

發：區長，你參加這個村的檢查工作怎麼樣？

民：自衛隊長號召成立一個排！

發：是王俊英提出來的吧？

民：可不是她嘛。

發：我一猜就猜個準，王俊英——

民：昨天下雨，她冒着雨，回娘家去動員，又動員了兩個。她在娘家親身做麵條給新戰士吃……這就是說，都是好材料，第五期擴軍小報還有篇幅沒有？

發：（看看稿子和臘紙。）有，區長。

民：那你把這個村的材料，好好編一編，寫點消息，排進去。

發：好。

（王俊英提一壺開水上。）

發：你來的正好，王俊英。

英：有啥勾當？

發：請你在上面簽個字（指着臘紙）。

英：啥字？

民：寫你的名字。

英：要寫我的名字做啥？

民：給你登報，——你送丈夫報名參加子弟兵，給你表揚表揚，妻子送郎上戰場，這是好榜樣。

英：哦，（謙虛地。）這算個啥，參加子弟兵打鬼子，大夥有一份嘛。政府還有優待呢，長壽才報了名，還沒到隊伍上，昨兒個村公所就送來優待糧了。

民：優待是應該的。

發：快寫吧，在從前，那個老百姓上報啊！哼，我在縣政府當小錄事的時候，報上登的盡是咱們縣長的名字，連我這個小錄事也登不上呢……

英：（好奇地。）哎喲，這是洋筆，使不慣，……

發：就在紙上寫吧。

英：（持筆寫，不慣，放下。）咱們寫不慣。沒寫過，你給我代寫一個吧。

發：這怎麼成？這是簽字，簽字就是要本人寫的。好，這麼着，你用毛筆在這張紙上寫吧。

英：（在另一張紙上寫。）才唸了兩年冬學，名字還寫不端正哩！

（王長壽上，攆着一把亮晶晶的大刀片，腰間掖着兩個手榴彈。）

壽：區長，你們還沒睡？

民：沒睡。

壽：不早了。（對王俊英。）給我插門去。

英：這會就去？

壽：唔。

發：上那兒去？

壽：今兒個黑間輪我的班，站崗去！

民：留點神，昨天城裏的鬼子，又增加了三十二個人，不過裏頭有十四個偽軍，有兩挺輕機槍，還附有一個擲彈筒哩。鬼子可能出動騷擾一下，破壞我們的動員工作。

壽：錯不了。

民：在崗上靈醒點。

發：（開玩笑地。）長壽，別在崗上打瞌睡，叫敵人摸了哨去。

壽：你說那兒的話？胡助理員，有你們在這兒辦公，咱們站崗放哨的，要更加留神哩。

民：注意城裏那個方向。

壽：是。

（王長壽和王俊英下，一會，外邊有關門聲傳進來。）

民：（走過來，看見王俊英的字。）她的字倒真寫的不錯！

發：她上識字班，上冬學，可積極呢，開頭生字記不住，叫人寫好了，回到家裏來，就貼在鍋台上，一邊做飯，一邊識字，空下來就用手指頭在土上寫……還教她婆婆哩。

（王俊英上。）

發：你婆婆和長生回來了嗎？

英：沒有，他們上奶奶家去，總要住上一兩天的，今兒個不會回來了，敢猜是明兒個早上回來。

發：奶奶家離這兒遠嗎？

英：在徐家坪，不遠，八九里子地。（見郭志民在忙着寫指示信，走過去。）區長，你們成天價這樣忙，連夜里也不歇會，身子吃不住啊。

民：沒什麼，工作沒做完，沒有工夫歇。今天夜裏，我和胡助理員要把擴軍小報印出來，發下去，明天就鬆些了。

英：你們餓了吧？給你們熬點稀飯吃？

民：不餓。你回去歇歇吧，白天動員新戰士，忙了一天也怪累的。

英：咱們受苦人，慣了，不礙事。我給你們熬點稀飯去……

(王俊英下。)

發：你的指示信寫好了沒有？

民：快完了。

發：那我把地位給你留下來。

民：好嘛。

(王守財上。)

財：區長，閻家莊那個突擊小組，送來十九個新戰士。

民：在什麼地方？

財：在村公所裏。

民：他們吃過飯沒有？

財：都吃過了。

民：那好，今兒個太晚了，就在村裏住一宿，明兒個早上再送到總動員委員會去。你先招呼

一下，我和胡助理員，今兒個趕印擴軍小報哩。

財：對。

民：李二喜開小差，究竟是誰搞的鬼？調查清楚沒有？

財：陳幹事在調查呢，吳鐵牛又想回家，弄得一些新戰士都想回家……

發：噢，他在區長面前講的可積極哩，一點也不想家……

民：吳跌牛是從敵佔區來的，這個人很調皮——那天偷手巾的事，不是很簡單的，我看不一定是一是爲了偷手巾……

發：不是小偷，是什麼？

民：現在很難說，——村長，你先安置這十九個新戰士的睡覺地方……

財：好。

（王守財下。）

民：你要再找吳鐵牛好好談談，這就是說，使他了解咱們隊伍上的情形、生活、作風，這種人要多多的教育……

發：這個二支隊的陳幹事不是已給他們談過了嗎？

民：談過一次，他了解，就再談……

發：今天來不及了。

民：明天早上談。

發：你的指示信還有多少哪？

民：快完了。（伏下去寫。）

（一陣陣秋風掠過村莊，枝葉給吹得唰唰作響。風聲裏傳來犬吠，接着聽到人聲和腳步聲。外面聲音：跑哪，跑哪！

快，快跑！

捉住他，就是那個……）

發：（站起來，向門外諦聽。）什麼？

民：（對裏面叫。）王俊英，王俊英！

（王俊英急上。）

民：你到外邊去看看，是什麼事？

（王俊英急下。）

發：（懷疑地。）是不是發生情況？

民：該不會吧，我來的時候，沒聽見城裏有什麼動靜，只聽說敵人明天又要抓夫了……

門外王長壽聲音：你跑，到了咱們牛頭村，你就跑不了，進去！

（王長壽手裏拿着那把大刀片，和王俊英押着兩個人上，這兩個人全被反剪着手，網起，一是吳鐵牛，一是陌生的青年，都慌里慌張，吳鐵牛却還強硬，見了郭區長更見得有理似的。）

牛：我是游擊隊的新戰士，你細我幹嗎？你們胆子真不小。

壽：幹嗎？哼，問問你自己就清楚了。（急得氣喘喘的。）郭區長，剛才我在村口上放哨，聽見村外邊樹林裏有人說話，我偷偷一聽，口音很生，不像是我們本村的，談什麼新戰士住在什麼地方，區長在什麼地方……我上去一問，這個人（指×青年。）不是本村的，又沒路條，見了我就想跑，幸虧村口齊二楞他們還沒睡，大夥出來，就把他們捉住了。

牛：你憑什麼捉我，還把我細起來？

民：你別吵，等事情弄明白了以後再說……

壽：區長，你仔細審問審問他們，這兩個人，一定不是好料。

牛：（理直氣壯地。）什麼不是好料，你污蔑游擊隊，你是漢奸！（遞眼色給×青年。）他

是我表弟，來看我的，問我住什麼地方，什麼也沒說。表弟，你說呀。

某：（「某青年」簡稱。）表哥，是的呀，我來看我表哥的，我們啥也沒說，你別冤枉人。你不應該細人！

牛：你們自衛隊也太無法無天了，隨便細人！

壽：不應該？咱們自衛隊就要細壞人！

牛：你敢說我是壞人？你敢說？放屁！

民：罵什麼？我們這兒是不許亂罵人的。（對胡海發。）你把他帶到隔壁去詳細搜一搜，搜查一下。

牛：（態度立時改變，軟下來，祈求他。）胡助理員，我身上什麼也沒有，不要聽他們的話，胡助理員……

發：沒有什麼更好了，搜查一下，要是真的沒，那就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了。沒有「係，走吧。

（胡海發帶吳鐵牛及某青年下。）

壽：我看這傢伙，有點靠不住，你看：一聽說要搜查他身上，馬上臉就變色了。

民：有許多地方的可確疑的……

英：我平時聽他說話，就不順耳，又說是自己要參加子弟兵打鬼子，又跟別人說當兵危險，要死的，我就不懂。

壽：心口不一，這就不是好人！我看他那樣子，鬼頭鬼腦的，就不正派。

民：你來了，村口崗上有人嗎？今天晚上要特別小心。

壽：有人……，區長，你放心，崗哨怎麼也少不了人。

民：誰？

壽：我來的時候，叫齊二楞給我代一會崗，我馬上就去！

民：你等一等，還有事情……

（胡海發帶吳鐵牛和某青年上。）

發：（對吳鐵牛。）事出有因，查有實據，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民：怎麼樣？

發：這兩個都是敵人派來的特務，想打進咱們部隊里來刺探消息，暗殺首長，破壞擴軍工作。

民：搜出什麼證件沒有？

發：剛才我在他衣角裏搜出一個銅牌來，（將小圓銅牌交給郭區長看。）這上面有號碼……民：十號！

發：這個人身上也有一個，也是十號。他們約好了五天接一次關係，剛來的時候，兩人拿着銅牌撓三下，就對銅牌號碼，對了之後，就告訴他的情報。

壽：（過去欲打吳鐵牛，被郭區長止之。）你來破壞咱們隊伍，你還說你是子弟兵，撒泡尿照照你的臉，子弟兵就沒有你這塊材料！

（吳鐵牛一變剛才態度，無言地低下頭來。）

發：他是第一次來接關係，他已經承認了，鬼子要殺抗屬的謠言，是他和王銀妮散佈的，李二喜開小差就是他鼓動的，他還鼓動平兒不要參加，可是平兒沒理他……

民：（回憶地。）怪不得那天平兒臨走的時候，要對我說一句話哩，後來給王二嫂拉走了，沒有說，大概就是這件事……

英：（用手指着吳鐵牛。）你這個喪盡良心的東西，咱們隊伍打日本，救百姓，那一點虧了你？你要來散謠言，破壞咱們隊伍，虧你還是個中國人吶，我看你連條狗也不如！從

前，我還以為你是個小偷呢，原來你是個漢奸，看你羞也不羞。

民：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牛：區長，我錯了，我不配做一個中國人，你放了我，我以後不……

壽：放你？

牛：噫。

壽：你別想！

民：王長壽，你把這兩個個人送到中隊部去，叫中隊長派四個人馬上送到縣里去，知道嗎？

壽：知道。

民：要馬上就送！

壽：馬上就走。

民：今天夜裏的崗哨更要注意。

壽：那當然。

（王長壽帶吳鐵牛等下。）

民：哦，王長壽！

壽：（站下。）

民：你告訴村長，叫他到我這兒來一趟。

壽：馬上來？

民：越快越好。

（王長壽下。）

民：吳鐵牛的孀子，王銀妮，還在村裏嗎？

英：早走了。回婆家去了。

民：他婆家不是在敵佔區？

英：是的，就在城裏。

民：遲哪。

英：怎麼樣？

民：吳鐵牛是她介紹來的。

發：（找花名冊。）對啦，我在名冊上登記了，介紹人是王銀妮……

民：王銀妮靠不住是——

英：是什麼？

民：和吳鐵牛一樣的人——咱們的工作太疏忽了……

英：早知道，咱們婦女自衛隊就把她扣住了！

（王守財上。）

英：哎喲，我倒忘了，熬稀飯，鍋里水怕都開了，我的米還沒有下呢！

（王俊英下。）

民：村長，這個地方已經暴露了，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要轉移，防止敵人來圍村，那會一網打

盡的。

財：就是因為吳鐵牛？

民：你已經知道了？

財：我剛才聽王長壽說的，我就跑來……

民：你派個村幹部把所有的新戰士都送到縣里去。

財：他們已經睡了。

民：把他們立刻叫起來。

財：什麼時候去？

民：馬上就去，越快越好，在游擊區工作，遲一步也不行。

財：到縣里有別的事沒有？

民：沒什麼，見到縣長，就說八區動員工作，一定按期完成。

財：我走了。

民：在路上注意前面的動靜，不要碰上了敵人。

財：這不消說。

民：你回去，村幹部也要轉移一下……

財：你們呢？

民：我們還有事，做完了就轉移，你快去吧！

（王守財下。）

民：胡助理員，鋼板還有多少沒刻完？

發：還有三分之一的樣子。

民：快刻吧，趕出來，明天好叫交通送給各個突擊小組去。

發：區長，我看，你也要轉移一下。

民：我不能，工作還沒完，我要把指示信寫完給你，等你刻好了，還要幫着你印哩！

發：我一個人搞好了。

民：你一個人做不完。

發：今天搞不好，明天再搞，遲一天也沒什麼關係。

民：那不行，就要爭取時間。咱們遲一天，就要影響整個區的工作，也要遲了。游擊區的工作，你還不知道嗎？一會一個變化，這就是說，要抓的緊，不然，工作會受到損失的！

發：那你把指示信給我，你到別村去住，一切的工作我保你趕出來，你的目標比較大。

民：還是咱們一塊來做，快點，做完了，就一塊轉移！

（二人靜靜地在工作，風越括越大，風聲中傳來此起彼落的鷄鳴聲。）

民：怎麼，鷄叫了？

發：這是第三遍了。

民：那不是天快亮了嗎？

發：可不是嘛。

(遠處傳來急促而慌亂的腳聲。)

民：(機密地站起。)海發！

發：什麼？

民：你聽！

發：誰的腳步聲？跑得那麼慌慌亂亂的！

民：可能出了什麼事？(向門口走去，跑出去看。)

(王長壽匆匆上。)

壽：區長！

民：什麼？

壽：區長……

民：你定定神！

壽：鬼子——

民：鬼子怎麼樣？

壽：鬼子圍村——圍村哪！

發：鬼子從那兒來的？

壽：從大路來，打地裏過的，我在樹背後瞅見的，差點叫鬼子看見了！區長，快上山吧，我送你走！

民：不忙，——那兩個特務送走了嗎？

壽：早送走了。

民：新戰士送走了嗎？

壽：走哪。

民：那就好了。（這才放心，收拾桌上東西，對胡助理員。）好，咱們上山吧。

（槍聲。）

壽：開槍哪，區長。

民：（沉着地。）不要緊。

（王俊英從面里衝出。）

英：什麼槍聲？區長。

壽：這時候敵人包圍好哪，出不了村，在什麼地方藏一藏吧？

英：鬼子圍村？

壽：哩。

英：（對郭區長及胡助理員。）你們跟我來。

民：有地洞嗎？

英：有。

民：在什麼地方？

英：就在這屋子裏。（對王長壽。）你快把屋子拾妥拾妥，去把門好插好。

（王俊英帶郭區長胡助理員急下。王長壽一個人慌亂地收拾屋子。）

王俊英的聲音：對，再往裏面那個洞走，把洞口堵上，……我嗎，咱們老百姓沒啥，我不下來，在外邊給你們把磚砌好。……

（街上傳來一陣馬蹄聲，王長壽把屋子收拾好，想要出去插門，剛走到門口，就聽見敵人叫喊：「站住，不准跑！」旋即被打死，恰好躺在門檻上。跟着衝進來兩個敵兵，這時王俊英衝出，見丈夫被打死，急忙過去看，旋被日軍以槍止之。）

日兵甲：你的站住！

英：（果然站住。）

甲：（「日兵甲」簡稱。）手的舉起來！

英：（不理。）

甲：（以槍逼近。）手的舉起來，進去。

英：（被迫進去。）

甲：搜！游擊隊的有！

（日兵甲及王俊英下，日兵乙正在搜索。槍聲亂起，外面有人叫：「把村子點掉，統統都燒掉！」吉田中尉和王銀妮上，王銀妮化裝成一個僞軍。）

吉田中尉：（一進門看見王長壽的屍體倒在門檻上，用腳踢了一下，對王銀妮。）王銀妮，這是郭區長嗎？

（日兵乙見吉田中尉上，很恭敬地站在旁邊。）

妮：太君，不是的，這是我本家哥哥，王長壽。

田：（「吉田中尉」簡稱。）這是王俊英的家嗎？

妮：是的，太君。

田：你的姪子吳鐵牛，爲什麼不出來迎接皇軍？

妮：這，小的不知道，今兒個那個來接頭的人也沒看見。

田：你對皇軍不忠實！

妮：不是的，我實在不知道。

田：（斥責地。）郭區長呢？王俊英呢？

日兵乙：正在搜查。

田：人呢？

（日兵乙嚇得連忙進去，旋即和日兵甲及王俊英上。）

田：人搜到沒有？

甲：報告隊長，沒有，只有這個。（指王俊英。）

田：（對王銀妮。）她是王俊英嗎？

妮：（不敢吭聲，怕暴露了自己，只是點點頭。）

田：（對王俊英。）郭區長呢？

英：（掉過頭去，不答。）

田：（走過去，推她一下。）我問你，你把郭區長藏在什麼地方？

英：摸不清。

田：你知道不知道？（示意日兵甲打她。）

（王俊英不理他，日兵甲等了一會，見她不說，過去一脚把她踢倒。）

田：（對甲乙。）再進去搜！

（日兵甲乙下。）

田：我知道郭區長天天在你家辦公，你說，把他藏在什麼地方？

英：（不答。慢慢爬起。）

田：快說！

英：（轉過面去，仍不答。）

田：你不說，搜出來，槍斃你！

（日兵甲乙上。）

甲：報告隊長，沒有。

田：都搜查到了沒有？

甲、乙：（同時。）都搜到了。

田：地洞裏搜查了沒有？

甲：沒有地洞。

田：你怎麼知道沒有地洞？鍋台底下呀，牆底下，炕底下，都找了沒有？

甲：沒有。

田：不會沒有的，走，去找。（向郭區長所躲的屋子走去。）

英：（見吉田親自要去搜地洞，有點慌，連忙走向另一門口，做阻攔的樣子，對吉田。）你到那門裏去搜吧，看看有沒有地洞。

田：（站住，懷疑地。）這里面，我不搜，（走過來。）過去！

英：做什麼？

田：過去搜！（對甲。）

甲：（一把把英拉過去。）

田：搜！

（吉田中尉和日兵甲進去搜，裏面不時傳出來打碎東西的聲音，和拆毀東西的聲音。）

乙：你的說話，游擊隊的什麼地方？

英：（不理他，注視着王銀妮）

妮：（有意把臉轉過去。）

英：（轉過來，接着看，彷彿有點認識似的，突然叫出。）你是誰？

妮：（不語。）

英：你是——

妮：（連忙搖搖頭。）

英：你是王——

妮：（退後一步，搖頭。）

乙：她是——

英：誰？

乙：不用你問！

（吉田中尉和日兵甲上，沒找到郭區長他們。）

田：你說，郭區長，什麼地方？

英：不知道什麼區長不區長。

田：你說，你說！（逼上一步。）

英：（不理。）

田：說吧，皇軍要永遠佔領牛頭村，在牛頭村建立愛護村，保護你們老百姓，快說！

英：（不理。）不知道。

田：說了沒有關係，游擊隊都叫皇軍殺光哪。這個地方以後永遠也不會有游擊隊啦。

（槍聲驟起，其中雜以手榴彈聲。一偽軍衝入。）

偽軍：報告隊長，游擊隊從山上衝下來了！

田：你說什麼！

偽：（「偽軍」簡稱。）游擊隊……

田：胡說！

偽：真的是游擊隊從山上衝下來了。

田：真的？

偽：大大的有！

田：快集合，撤退。

偽：是。

田：（對日兵甲。）把村幹部和老百姓都網起來，帶走！

偽：赤藤伍長把村裏三十多個人都網好了。

田：快走，快！

（日兵甲推王俊英下）

大人小孩子哭叫聲，敵人放火燒的房子，快燒到王俊英家，熊熊的火舌，像條毒蛇似的，已舐到附近了。火光照滿了院子和屋子。

吉田中尉等下，機槍和手榴彈聲更高更密，其間雜以游擊隊的叫喊聲：「殺呀，衝呀！這裡面更透出嘹亮的游擊隊的衝鋒號管。」

（幕急落）

此
页
空
白

第四幕

時：隔第三幕兩天以後的下午。

景：一間民房改做的法庭，左右各有一門，一通臨時拘留所，一通外邊大門，正中偏左亦有一門，通吉田隊長住室。屋內狹小，昏暗，陰森，有一股寒冷逼人的感覺。

開幕時，吉田中尉坐着，在看繳獲郭區長處的文件，一邊抽出一隻煙來，燃起，抽着。一會，王銀妮從通臨時拘留所的門上，見了吉田，獻媚地一鞠躬，很恭敬地站着。

妮：你在看什麼？太君。

田：看前天繳獲的游擊隊文件。

妮：哦。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嗎？

田：還沒看完。你到拘留所去看他們，他們對皇軍的態度怎麼樣？有點改變嗎？

妮：還是和昨天一樣，這三十六個人都倔強的很，全是死心眼的人，你好說歹說，他就是給你一個不理。

田：（惋惜地。）要不是游擊隊從山上衝下來，就有一百多個俘虜了。

妮：是的呀，要不是跟太君一塊走，我差一點就叫游擊隊捉去了……

田：那不會的，跟皇軍做事的人，不會被俘虜的，只有他們才會當俘虜。你看，他們三十多個就給皇軍俘虜了，現在他們有人願意報名參加警備隊沒有？

妮：參加警備隊？

田：噫。

妮：（搖頭。）沒有。

田：王俊英怎麼樣？

妮：昨天太君不是用針一根根刺在她脊背上？

田：噫。

妮：又用打碎了啤酒瓶口，把她兩個奶子絞下……（做絞奶子的樣子。）

田：這是一種很有趣的遊戲。

妮：她簡直一點也不知道痛，像個鐵人似的，闖到拘留所里去，連哭也不哭，今兒個可更厲害了，在監獄里叫……

田：叫什麼？

妮：叫……（欲言又止。）

田：你說！

妮：（小心地）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不替日本鬼子當走狗，拘留所的人都跟着她叫……

田：這都是些沒有知識的農民，受了游擊隊的麻醉宣傳，簡直不了解大皇軍解放東亞，建立新秩序的意思……

……（巴結地。）是的，他們都是沒有腦筋的人，太君不要怪他們，嘻嘻。

田：王俊英是他們的首腦份子，現在的重點，就是要王俊英肯替皇軍辦事，郭區長和游擊隊的新兵就可以捉到了，那一來，三十多個虜俘也可以參加警備隊，效忠皇軍了。

妮：是的，太君的話說的再對也沒有了。

田：要是他們不肯就槍斃幾個，看他們敢再——

妮：那誰也不敢不參加了，——那個不怕死啊！

田：王銀妮，你和他們都是一個村的人，這次，你要多出點力。

妮：只要用着我的地方，太君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田：王俊英的腦筋壞了壞了的，你再去勸勸她，叫她給皇軍辦事，把她帶來。

妮：是。

田：（從煙盒裏抽出一隻烟遞給她。）

妮：（接過烟，點上，鞠躬。）謝謝太君。（下）

（吉田再看繳獲的文件，看到油印的「動員報」上的消息，不禁唸出聲來了。）

田：（得意地唸。）『八月三十號全部突擊完成二百名戰士入伍……』（看看掛在牆上的

日曆。）還有八天就三十號了，二百名新兵完成不了，倒給皇軍俘虜了三十名來了，噫

噲……（吉田住屋裏的電話鈴聲，日兵甲在門外敲門。）

甲：（在門外。）我可以進來嗎？

田：進來。

(日兵甲上)

甲：(敬禮。)報告隊長，城外的電話。

田：(立起。)把這些繳來的游擊隊文件，收起來。

甲：是。

(吉田下，日兵甲在收拾文件。)

吉田聲音……：墨西，墨西……：你是西城嗎？……：噠……：土坑挖好了！能够埋多少人？

……：一百人？……：不，太大了，能埋三十多個就人行了……：今天用不用？……：不一定……：要是那三十六個人投降皇軍……：就用不着了……：聽候命令好了……

(日兵甲將收拾好的文件拿着，下。)

(偽軍帶王俊英上，她由於昨天受了嚴酷的非刑，走起路來有點不方便，很苦楚，特別是胸口，痛的厲害。可是那股不屈不撓的精神，從她那雙奕奕有神的眼光裏，可以看出是煥發着。偽軍向四面望望，沒人，悄悄走到她面前。)

偽：(低低地)程縣長和郭區長，叫人捎口信來，問候你們。

英：我知道了。

僞：他們帶了二百塊錢來，我給買了一些點心送進去，你收到了嗎？

英：收到了，都分給他們吃啦。

僞：（胆怯地又望了望。）你還有什麼話要講出去嗎？

英：（想了想。）沒什麼……是告訴程縣長和郭區長，叫他們放心好了，咱們決不投降……

僞：這個，我知道。你在監牢裏叫口號我都聽見了。你的傷口好了些吧！（指着她的胸脯。）

英：這沒有什麼。

僞：（又向四面張望了一下見沒有人，放低聲音。）要不要我給你買點藥進去？

英：不用了……

僞：待會，你的口供——可要當心，別給他騙的去。

英：不會的。

僞：你還有話說沒有？（望吉田住屋。）我要進去報告——

英：哦，你給我告訴郭區長——

僞：什麼？

英：（小聲地附着他的耳朵。）就說咱們村裏那個齊二楞，我又給他罰員了一天一晚，他快

答應了。這是個好對象，成份好，歲數也小，叫郭區長再給他說說，他一定肯參加的。

偽：好（指示他退回原處。）

（王俊英退回，站在去拘留所的門前。）

（偽軍進入吉田住室。）

偽軍在裏面的聲音：太君，王俊英提來了。

吉田聲音：嗯。

（吉田和偽軍上。）

偽：王銀妮在跟那三十多個人談話，叫我先把她提來。

田：昨天晚上好受吧？身上的傷口好了沒有？

英：（不語。）

田：怎麼樣？還要再來一次嗎？

英：（不答。）

田：哼，你不開口，要上刑嗎？

偽：太君問你話，你有什麼說什麼好了。

英：（不理睬他。狠狠地投過一句。）上刑好啦。

田：我怕你身子吃不住，就是比你再強些的男子，也吃不消的。我是很愛惜你的身子的。

英：唉！誰們要你愛惜？

（王銀媽上。）

田：同他們都談了嗎？

妮：都談了。

田：怎麼樣？

妮：還是那樣……

田：什麼？

妮：他們不肯……

田：（對僞。）把他們帶上來。

僞：是。

（僞軍下）

田：你說，郭區長他們住在什麼地方？

英：不知道，咱們受苦人，只知道下地種莊稼，不知道什麼區長不區長。

田：你說出來，同你沒關係。

英：（不語。）

田：（陰險地微笑。）郭區長在你家辦公事，你會不知道？

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田：你不知道，我倒知道哩。武裝工作團就在你家辦公事，平兒還到你家找區長去報名。

英：（吃了一驚。）什麼？

田：什麼？你想想，平兒是否到你家找區長報名？你以為皇軍不知道嗎？

英：（輕視地看了王銀妮一眼，鎮定下來。）我就是不知道。誰個是區長，什麼樣兒，我連

見也沒見過。

妮：王俊英，說了算啦，還裝什麼糊塗哩，誰不知道區長住在你家裏辦公。

英：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丟咱們牛頭村的人，你還好意思給我說話，虧你張開口！

妮：咦，你別出口傷人，說起來，咱們還是親戚哩！

英：咱們王家却没有你這號敗興的親戚。

田：不要亂叫，你不知道區長，那麼郭區長招的新兵呢？

英：什麼新兵？我沒看見。

田：你沒見，郭區長就在你家裏招的兵，你說這些新兵藏在什麼地方？

英：我那兒知道呢？

田：那麼，游擊隊你見過吧？

英：見過。

田：有多少游擊隊住在你們村裏？

妮：（笑嘻嘻地迎上來勸說。）你告訴太君，太君會獎賞你的！

英：不知道。

田：最近有多少游擊隊到過你們村裏？

英：多的很，數也數不清。

田：那末，游擊隊有些什麼長官在你們村子裏來往？

英：那末多的人，誰個摸的清？

田：你說，游擊二支隊住在什麼地方？

英：我也不是二支隊的人，怎麼摸的清。

妮：你住在牛頭村，靠田裏那麼近，還會不知道嗎？

田：你不知道？

英：噫。

田：（突然地。）牛頭村的婦女自衛隊隊長是誰？

英：是我。

田：做什麼工作？

英：（挺起胸脯來，毫無畏懼地對着田。）抗日工作。

田：（急遽地。）做什麼抗日工作？

英：什麼抗日工作都做！

田：村上的幹部們是誰？

英：不知道。

田：（對着去拘留所的門。）關在拘留所裏的三十五個人。你說，那些是幹部？

英：這些人，都是——

田：都是什麼？

英：老百姓。

田：沒有一個幹部？

英：沒有。

田：（狡猾地。）你是什麼呢？

英：我是幹部。

田：別人呢？

英：摸不清。

田：（再也忍耐不住了，突然發怒，拍桌子。）你說不說？

英：（不理，把臉掉過去，似乎吉田中尉那股怒氣，她並不怕，只是輕蔑地哼了一哼。）

田：我問你一句話，你是想死，還是想活？

英：（乾脆地。）想死。

田：你不想活嗎？

英：（果斷地。）不想。

田：你要死嗎？

英：唔

妮：人的命只有一條，死了就不會再活啦，王俊英，你還是往遠處想啊，說了呢。

英：呸！（吐了她一口痰。）你是咱們村裏的掃敗星，你還有臉給我講話？

妮：你，你——

田：（怒氣凌人地。）好，你要死，就叫你馬上死。山本！

（山本上。）

田：你把她帶下去，交給黑田伍長，把她喂狗（日兵甲走過去，野蠻地一把抓住她的後領，往前一推，因為使勁過猛，把她推倒了。她馬上站起來。）

甲：走！

（王俊英一步一步地慢慢向門外走去，日兵甲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蓋槍，對着她的脊背，在她後面隨着走去。王俊英走了出去，日兵甲走到門口時，將要出去，被吉田叫住。）

田：站住。

(日兵甲站下。)

田：把她帶回來。

甲：回來，回來。

(日兵甲跑出去，把她抓住，一把把她推進門來。她向前沖了兩沖，旁若無人地站在那兒，毫無畏色。)

田：(用鼻子哼了哼，可怖地微笑着。)你想死嗎？還沒有那麼容易，偏不叫你馬上很快地死掉。(指着她的肚子。)你大概忘記了吧？

英：什麼？

田：你肚子裡不是還有個小孩嗎？

英：(好像自己才發現有小孩似的，楞了楞。)是的。

田：快要生了吧？

英：還有兩個月。

田：你很喜歡小孩嗎？

英：你問這個幹什麼？

田：我不過這麼問問。（微笑。）是不是很喜欢？

英：當然喜歡。

田：這就對了，我知道，母親是喜歡自己的兒女的。小孩總是可愛的。你是想要你小孩活呢？還是想叫你小孩死？

英：我不懂你的話。

田：剛才你大概忘記了，如果喂了狗，你的小孩不是也就死了嗎？

英：（一陣難過，忍不住掠過心頭。）小孩，小孩……（眼眶有點潮潤了，馬上用袖子拭了拭。）

田：我想救救你的小孩，大日本皇軍，對你們中國人是很仁慈的，我不忍心看你們兩個人都死掉。

妮：是呀，太君對咱們中國人可好着呢，太君一心一意要救你們的，嘻嘻。（說完了獻媚地，看吉田一眼。）

英：（不言語。）

田：其實也很簡單，只要你說出郭區長和新兵藏在什麼地方，這三十五個人裡誰是幹部，你

一講出來，叫他們參加警備隊，你就沒事了。馬上放你出去。你想想，一個人活在上，不過是爲了吃吃玩玩，像你這樣白白地死掉，誰也不知道，有什麼意思呢？你講出來，你本身一點損失也沒有，而且有好處，你何必不講呢？

妮：郭區長游擊隊給你多大的好處呢，何必替他們死呢？你死了，也沒人知道，真不值得。
英：我死不死，用不着你多嘴多舌的。

田：哦我知道了，你怕講出來，游擊隊害你，那沒關係，你說出來，大日本『皇軍』保護你，你家裏人都可以搬到城裏來住，『皇軍』講話是絕對講信用的。

妮：你講算了，講出來不就完了嗎？只是講區長和新兵，也害不了你家裏人，這怕什麼呢？講出來，他們也不知道，在太君面前就立了一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多好！到了太君這邊，給太君做事，又有吃，又有穿，（她指着自己身上那套衣服說，一面又望着吉田。）我這套衣服就是太君給我錢買的，你要講了，也可以有這樣衣服穿呢！太君！是
吧！

田：王俊英，只要你講出來，肯給大日本『皇軍』辦事，錢是不愁用的，要多少有多少，要穿什麼衣服就穿什麼衣服。

英：（輕蔑地把頭轉過去，不理睬。）

田：（更進一步地利誘她。）怎麼樣了？想好了嗎？說出來，就什麼事也沒有哪，馬上可以出去。如果要錢的話，我馬上就可以給你的錢，要多少？一千兩千？

（吉田從身上掏出一捲偽鈔來，向王俊英面前幌幌。）

田：你不信，我先把錢給你！（把一捲偽鈔塞在王俊英手裏，）

英：（接過偽鈔，猛然抬起頭來，把偽鈔扯碎，向吉田擲去。）呸，我是中國人，不替日本人做事，誰們希罕你的臭錢，留給你買棺材吧。

田：（大怒）。你說不說？

英：（不理。）

妮：怎麼的，你是瘋了嗎？俊英，太君好心好意的勸你，給你錢，你連錢也不要嗎？

英：你給鬼子當腿子，還有臉說話，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羞也不羞？你死了埋在那塊地上，

那塊地也長不出好莊稼來。

妮：我一番好意勸你，救你的命，你倒罵起我來了？好，瞧着吧，看你能罵多久？

田：你還說不說？

英：（堅決地。）我沒什麼好說的。

田：山本，叫山野分隊長，準備派部隊埋人。

甲：是。

（日兵甲下。）

（偽軍帶三十多個犯人上，只在門口露出幾個人來，其餘的都擠在門外。脚上全釘着鐐，走起路來便發出啞啞啞的鐐聲。）

田：我們在城外挖了一個大坑，你要是不說出來，（望了剛上來的犯人一眼。）把你們統統都埋在裏頭。

英：（不語，望了他們一眼。）

田：你要是愛國，你應該愛中國人，只要你說出來，我就把他們統統都放了。

犯人之一：我們不要你放！

田：（對犯人。）沒叫你說話。

妮：太君的話，你聽見了嗎？

英：我沒聽見。

(日兵甲上。)

甲：報告，山野分隊長準備好了，等隊長命令。

田：現在是你最後考慮的時間了，你不說出郭區長和新兵來，馬上就把你們統統埋掉！

英：埋好了。

田：(無可奈何地，更焦急，然而忍住氣，還企圖軟化她，使她投降，把條件降低。)好，現在什麼都不要你說了，只要你說一句話，你是擁護游擊隊，還是擁護新中央政府？

英：(不理他。)

甲：(踢她一脚，她差點跌倒，幌了幌，依然筆直站着。)你的說話！

妮：(走上來。)這太好了，只說一句話，也不咬人哪。說吧，救了你，又救了咱們的鄉

親，別往死裏想。

英：(吐了她一臉唾沫。)呸，你不是中國種，死了喂狗，狗都不吃。

妮：(敗興地。)你這是怎麼的？(用一條粉紅手絹揩去臉上的吐沫，退回去。)

英：我是中國人，死也不會投降的，不像你不要臉的狗東西！

(衆犯人暗暗點頭，欽佩地望着王俊英。)

田：少說費話，你是擁護游擊隊，還是擁護新中央政府。你說擁護新中央政府，馬上就放你們出去，要不，馬上把你們統統埋在土坑裏！

英：擁護游擊隊！

田：現在生死由你個人決定了，大日本『皇軍』是最仁慈的，我再給你們最後一次的考慮！
你好好想想。

英：打倒偽中央政府！

田：（氣急。）把她帶出了，槍斃，埋掉！

甲：（拉她。）你的開路！

英：（一甩，從日兵甲手中掙脫出來。）閻王生死簿上，還差一時一刻，讓你們橫行霸道吧，看你們能橫行到幾時！哼，遲早有一天，你們都要死在中國人的手裏的。

甲：你的不說話，你的開路開路！（一把把她拉出，下。）

田：你們都着見了嗎？

犯人之一：我們也不是瞎子。

田：現在有兩條路，一條是活路，一條是死路，由你們自己選擇一條。

妮：鄉親們……：

衆人：誰是你的鄉親！胡說！

妮：不要跟王俊英學：她是自己找死，你們想想，家裏還有老婆兒女，等你們闖去啊，我這是好話。早會在裏面給你說了，只要參加警備隊，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鄉親們，往開想吧！

衆人：咱們早想好了？

田：要想活命的，站這邊來，（指到他住屋的去路。）參加警備隊，保衛家鄉，解放東亞！要想死的，就站在那邊去，（指王俊英剛才出去的門。）像王俊英一樣，埋在大土坑裏，（衆人中有的猶豫，想過去參加警備隊，有的堅決，毫不躊躇地向王俊英的路上走。少數犯人留下來，怯生生地站在那兒，想等一會走到住屋的去路。）

犯人之二：（勇敢地走到門口，回過頭來。）走呀，站在那兒幹啥？

犯人之二：你走你的……：

犯人之二：你想……：

犯人之二：我……：（思索地，羞澀地說不下去。）

田：（指犯人之一。）你要走你走好了，不准問別人！（一把把他推出去。）

犯人之一：我當然走，不用你推。大家想想：咱們都是中國人，不要給鬼子幹活。（他昂首

走出去。）

犯人之二：（正向吉田住屋走去，聽見犯人之一講的話，在半路上站了下來。）

田：你走到那邊去呀，不要怕。

犯人之二：（想了想。）我不……（他隨着犯人之一的足跡走出去了。）

田：（追過去。）你……你怎麼不去呀？

犯人之二：（沒理他，決然走到門外去了。）

（門外傳來王俊英高呼口號的聲音：「死了也不投降，死了也不給日本鬼子幹活！」）

（衆人聽到聲音很感動，原先猶豫的，現在都堅決地向王俊英的路上走去，鑼聲連成一

片。）

田：（驚奇地。）你們一個也不情願參加警備隊嗎？

衆人：噫！

田：你們都不想活命嗎？

犯人之三：咱們活要活得光光彩彩的，死也要死得光光彩彩的，不留罵名。

田：你們再想一想！

衆人：咱們早想好了！

（犯人一個個走出門去，一會傳來王俊英被槍斃的槍聲，和王俊英呼痛的叫喊。）

（幕慢慢落下。）

此
页
空
白

第五幕

時：三日後，從夜晚到拂曉。

景：與第一幕同，只是屋內顯得有些雜亂，被敵人糟塌後的痕跡，處處可見。屋子裏點着一盞菜油燈。開幕時，長壽他娘在整理屋子，一會，村長王守財帶王二嫂上。村長給她揸着一個破爛的鋪蓋捲。她披頭散髮，兩眼紅腫，滿臉愁容。左手，因昨天搶救東西，爲火燙傷，用布包着。

財：（放下鋪蓋。）長壽他娘，二嫂的房子叫鬼子點哪，沒地方住，在你這兒擠一擠。
娘：好嘛。

財：暫時擠一擠，二嫂還要搬回去的。

娘：住下去也沒啥，這年頭還分什麼彼此呢？今兒個房子是我的，明兒個鬼子來啦，還說不定怎樣呢？

財：二嫂，你就在這兒湊合湊合，——嗨，今兒個就把我這個村長忙壞啦，我馬上還要到會上去，縣里的調查慰問團要到啦。

（村長下。）

娘：平兒呢？

嫂：你不知道嗎？鬼子捉去咱們村里三十六個人，都槍斃掉，埋在城外啦，郭區長今兒個不是帶着自衛隊去抬屍首嗎，平兒也去啦。

娘：（想起自己兒子被殺，不禁傷心，羨慕地。）還是你好，平兒叫鬼子捆走了，在半路上又給游擊隊搶回來了。我那大小子就在家里給鬼子打死啦，早知道，我不上他奶奶家去，我一定給鬼子拚啦——

嫂：唉，有人，眼前也不救急，吃沒吃的，穿沒穿的，可憐我這一雙手，去搬屋子裏的東西，叫鬼子放火燒成這個樣兒，動都動不得，倒不如死了乾淨利索！（忍不住嚶嚶哭起來。）

娘：急也沒用，這年頭——（自己眼眶也不禁紅起來了。）

嫂：（向空中做揖。）天呀，你睜睜眼睛，看鬼子把下界糟塌成什麼樣兒啦，你做做好事，

（咬牙切齒地。）把鬼子收去，搭救搭救咱們受苦受難的人吧！

娘：（拭去眼淚。）菩薩，哼，這年頭菩薩也不頂事哪，全靠槍桿說話呢！我恨不得抓住一

個鬼子，狠狠地咬他幾口……

嫂：這種沒天良的人，不得好死的！

（村長揹着一袋子糧食，提着一布袋棗子上。）

財：（放下東西，喘口氣。）程縣長知道咱們這幾個村遭了難，派慰問團來慰問了，程縣長有事沒有來，派蘇科長來慰問咱們村子了。（轉過臉來，看見王二嫂的燒傷的手，指着她。）你的手，有辦法啦，蘇科長帶了醫療隊來，專門給老百姓看病的，蘇科長和醫生都在隔壁齊二楞家里，你快到隔壁去看看。

嫂：好，好。

（王二嫂下。）

娘：政府真想的週到，還帶醫生來哩！

財：游擊二支隊，知道鬼子把咱們村子糟塌不輕，部隊裏每人每天節省下三兩小米，捐出三

個月的津貼來，縣政府裏的同志，也捐了一些，來慰問咱們。

娘：（站起來。）這怎麼好呀！

財：（一邊拿出糧食。）根據每家受災的輕重，村公所分配了一下，你家是八升小米，五斤

棗，還有一百塊錢。（掏錢給她。）

娘：這怎麼成，隊伍中要吃飽肚子才能打戰啊，一天怎麼能省下三兩米？不能行，守財，你帶回去吧！

財：長壽他娘，隊伍上已經省下來，就收了吧！

（王二嫂上藥而回，綑着紗布綁帶上。）

財：哦，二嫂，這是隊伍上和政府慰勞你的。

（將糧食和錢給她。）

嫂：（感激地。）哎喲，我那輩子修的福，這怎麼好呢？

財：（對王二嫂。）你家燒的房子，明天就收拾。

嫂：物件都燒光，我那兒有錢修理啊。

財：政府想辦法，已經動員人了，不要工錢。

嫂：那敢情好。

娘：守財，長壽媳婦究竟怎樣兒哪？

財：（思索地，欲言又止。）等郭區長和自衛隊把屍首抬屍來就知道啦。

娘：長壽沒丟下一兒半女，就是他媳婦肚里有一個遺腹子，是長壽丟下的一條根……

財：（拿起地上的糧食口袋。）我還得到別家去發呢，待會郭區長他們把屍首抬回來，又沒

時間發了。

娘：見到蘇科長，給我謝謝他啊。

財：好。

（村長下。）

娘：（對裏屋。）長生，長生！

（長生上。）

娘：你領二嫂上東屋去住。

生：唔。

娘：把屋子打掃打掃。（看見桌上菜刀。）做了飯，你看菜刀也不收了。

生：（指着地上的鋪蓋捲，對二嫂。）這是你的鋪蓋嗎？

嫂：是的

（長生捲起鋪蓋下。）

嫂：你也要睡了，長壽他娘，天不早了。

娘：不，我等一等，你去安置吧。

（王二嫂下。）

娘：（整理着糧食，放在一旁，自言自語地。）這會的政府，不比早會，都給老百姓辦事呀。

（手裏拿起一雙鞋子，一邊上着，一邊走到窗前，向黑沉沉的街上望去，喃喃地。）這會兒，怎麼還不回來？

（長生上。）

娘：給二嫂安置好了嗎？

生：安置好了，她自己在鋪炕呢。（把菜刀放在桌子里面。）

（遠遠傳來砲聲。）

娘：長生，你聽，砲聲，準是郭區長他們刨屍首叫鬼子發覺了。郭區長爲了咱們老百姓，若

是有個一差二錯，誰們能担這個沉重？

生：不會的，不會的，鬼子夜里看見一條狗，也常常嚇的放一陣砲的。

娘：那爲啥這會還不回來呢？

生：你說的那麼輕巧，離城只有二里多地，要掏坑，要抬，還得走二十多里地呀！這會就回來，早着哩！

娘：你懂個屁，起晌那會，郭區長就叫自衛隊分頭走哪，太陽『落土』到城外八里地的張家村等，他們打算天一擦黑，就動手，到這會還不回來，別是出了什麼岔子不成？

生：不會的，郭區長他有通天的本領，他帶着模範自衛隊去，沒一個錯。上回，你不記得嗎？咱們村里青抗先和模範自衛隊跟郭區長去『破路』，咱們才拔下一根道釘，他媽的，火車就來啦，車頭上探照燈一閃一閃的，有的人嚇得直往回跑。郭區長可不含糊，一個人在最前面頂着，動也不動，叫我們爬下來，不准動。是的，一會，火車就過去啦，咱們又動手起來，那次不是抬回二十多根鐵軌嗎？

娘：那會是那會，這會可不同呀！離城那麼近，郭區長胆子也真够大，他一定要帶隊去，把三十多個屍首抬回來……郭區長真是紅臉漢子，好人性。

生：有游擊二支隊掩護，又有郭區長去，保你沒一個錯。

娘：（驚喜地。）唔，你看，他們回來啦！

生：真的嗎？

娘：可不是，你看，那個人往咱們這兒來哪。

生：是的，是的，（走向窗前，仔細一看。）怎麼只一人呀？

娘：他們準是叫個人先回來，增個信的。

生：（面孔貼着窗口望去。）娘，不是的，是四喜子，他換哨回來的，你看，他手里不是還

拿着一把亮晶晶的刀嗎？

娘：（急趨窗前看。）真是的，我的眼睛花成什麼樣兒了，連四喜子也認不出來。（失望地

坐到窗前的椅子上，上手里的鞋子。）

生：娘你還是上炕去打會盹，我來等他們回來，我再叫你。

娘：不，他們不回來，我閉不上眼，你在窗口給我看看，我坐一會，歇歇腿。（坐下上鞋

子。）（長生站在窗前望。一會，村口傳來犬吠聲，漸近，漸大，但一會被人喚住，不

叫了，街上傳來急促的脚步聲。）

生：（大喜，高聲地。）娘，他們回來啦。

娘：（站起。）真的嗎？

生：你看，那不是胡海發，胡助理員嗎？

娘：（上前去，向窗外看。）當真是他，上我們這兒來了。

（敲門聲，長生下，一會，長生胡海發上。）

娘：（過去一把抓住胡海發的手，性急地問。）屍首都抬回來了嗎？

發：都抬回來哪，都抬回來哪。

娘：早會打砲，咱們還給你擔心事哪。

發：真危險，咱們剛把屍首掏出來，就被鬼子發覺，在城頭上亂開槍放砲，游擊二支隊在前

面頂着，郭區長叫自衛隊喊衝呀殺呀，叫得震天價響，嚇得鬼子不敢出來，只有躲在王

八窩里放槍，一會功夫，五六十具屍首都抬回來啦。

生：怎麼你一個人回來呢？胡助理員。

發：郭區長叫我先走一步，招呼村里預備點茶水。我剛才從村公所來，……

娘：他們呢？

發：離村不遠啦，大概有一二里地光的景。

娘：長壽他媳婦也抬回來吧？

發：抬是抬回來啦。……

娘：怎麼樣？

發：不怎麼樣，就是——

生：胡助理員，你說……

發：他們——（欲言又止。）你一會就會看到了。

娘：那，我去看去。

（長壽他娘急出，下。）

生：娘，我也去。

（長生下。）

（鷄鳴。王二嫂在在屋里叫：「長壽他娘，長壽他娘，你怎麼不睡覺呀？鷄都叫過三遍了。」上。）

嫂：（見長壽他娘不在，一驚。）噢，胡助理員，你們回來啦，屍首都抬回來啦？

發：拾倒是拾回來啦……

嫂：長壽媳婦的屍首也拾回來嗎？

發：（長嘆一聲。）也拾回來啦。

嫂：長壽他娘一宿沒閉眼，就等着哩。

發：等也沒用。

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發：什麼意思？——噫，一個人死了，還給鬼子砍了七八刀，東一塊，西一塊，肚子

啦，奶子割啦，還用刺刀刺女人的下身，簡直是看不得……

嫂：哎喲，我的媽喲！

發：王俊英死的最慘啦……

嫂：嘖，嘖，嘖！胡助理員，你做做好事，不要往下說吧，聽得簡直怕死人啦！

發：屍首皮膚腫得這麼高，都發臭了。——我在縣政府里做了十一年的小錄事，縣政府那

件案子我沒見過？縣長大人對付土匪強盜也不這個樣兒啊，這簡直是——

嫂：是什麼？

發：是強盜，不，連強盜都不如。

（燈光漸暗，遠遠傳來許多人的沉重的腳步聲，沉重的呼吸聲，長壽他娘的叫喚聲：「你們辛苦了，郭區長。」郭區長遠遠回答：「沒什麼，長壽他娘。」）

嫂：天地間有這樣事兒，鬼子的心着實的毒啊，不是他身上掉下來的肉，他不心痛。這樣兒，菩薩不容他的，他會得到報應的。將來他也不好死，叫他五馬奔屍，千刀萬剮！發：菩薩，菩薩在什麼地方！你看見過嗎？只有和鬼子拚命，鬼子才會得到報應的，不然的話，鬼子自己會五馬奔屍嗎？

嫂：你說的對啊，咱們要和鬼子拚命……

發：光靠嘴說不行啊，個個把兒子藏在家里，日本鬼子自己不會死的啊！

嫂：打鬼子上次到咱們村子來，我的眼睛算是亮啦，再不給鬼子拚，咱們老百姓沒活命哪。鬼子把我五間房子燒了，把我的平兒細啦，把我的手燒啦，把我的東西都毀啦……我想開哪！

發：對呀，鬼子見人就殺，見了房子就燒，王二嫂，你也不是抗屬呵，鬼子可把你的房子燒了。長壽家倒是抗屬，房子可沒燒掉。

嫂：是呀，現在我可開槍了，只要村上有抗日工作，我都叫平兒去做。

發：大夥都這樣，鬼子就沒法哪。你不拿刀呀槍的，給鬼子拚，鬼子來，叫鬼子殺死了，不

是冤枉嗎？

嫂：是的呀，這次不虧了游擊隊，平兒也叫鬼子殺死啦。

發：老百姓要拿起槍桿來，打鬼子，保衛家鄉，就啥也不怕了。

（脚步声，一聲一聲地漸近。）

前 台

嫂：胡助理員，你說的對。他們團來啦。

（走向窗前去聽。）

後 台

娘：長壽媳婦，誰們抬着呀？

民：都抬着哩，都抬着哩，好嘍，好嘍，暫時都放在槐樹下面吧。

（把屍首放下的沉重的聲音，臨時用門板做成的担架落地聲，室中浮蕩着一股屍體腐爛的臭味。一會，槐樹上掛起一張白燈籠，陰悽悽的，許多人都在找自己的丈夫、兒子、媳婦的屍首。）

嫂：（從窗前縮回脖子來，不敢看。）

發：（凝神看。）

嫂：（慢慢轉過臉去，又想着。）

嫂：（靜靜諦聽。）郭區長在給他們講話

哩。

發：（也靜聽。）唔。

爸爸的屍首呢？

我的牛子呢？

三子他爹的呢？

我的閨女的屍首呢？

娘：（聲音最高。）長壽媳婦的屍首怎麼沒

有呢？郭區長，長壽媳婦的屍首呢？

民：你們不要找哪，屍首都叫鬼子割的一塊

一塊的了，混在一堆，誰也認不清了。

這一堆就是大家的屍首，丈夫在里頭，

小子在里頭，媳婦也在里頭……明天

他們埋在一塊，立個公墓好啦。

發：不好哪，長壽他娘沒氣哪？

嫂：呃！（伸望向外着。）

（舞台燈光更暗，顯得那張白燈籠倒反而亮了。一陣沉默之後，頓時爆裂開一大片哭聲，大家撫着屍體哭。哭的最高的是長壽他娘。）

氏：（勸長壽他娘。）長壽他娘，你別傷心了。別哭了，長壽他娘。

（長壽他娘哭聲突然而止，郭區長大聲急呼。）

民：長壽他娘，長壽他娘，你怎麼啦？

衆人：長壽他娘，不省人事哪。

嫂：我去看她去。（欲下。）
發：他們回來啦。不要去。

嫂：（持屋子裡的燈照他們進來。）慢些走。（郭區長，村長王守財背着長壽他娘，長生等上。長壽他娘安置在椅子上坐下。）

民：快給他點水喝，喝點水，也許會好的。

嫂：好，我去拿水去。

（王二嫂下。）

生：娘，娘，……

民：長壽他娘，長壽他娘……（長壽他娘不應。）

民：快擠過去，村長。

（村長擠起長壽他娘走來，長生一邊叫喊着，聲音很淒涼。）

生：娘，娘，你怎麼不說話呀？娘！（哭。）
（家屬幽幽哭泣聲，配合台前的進行，間斷地不時可以聽見。）

（王二嫂取水，郭區長把她扶起，給她水喝。長壽他娘慢慢蘇醒過來。）

民：好啦，嘴動啦。

生：娘……：

娘：（喃喃地。）長壽媳婦，你，你死得好苦呀！

生：娘，你可把大家嚇壞了。

娘：（不解地。）我，我怎麼樣？

民：沒有什麼，你剛才一氣，昏過去啦。

娘：啊？

嫂：再喝點水。

娘：（睜眼望望大家。一把抓住郭區長的手。）郭區長，長壽媳婦肚裏懷着哩，你聽說她生

下來沒有？

民：沒有。

娘：肚里的小孩呢？

民：叫鬼子剖開肚子給挑死了。

娘：是小子還是閨女？

發：（插上來說。）是個小子。

娘：（兩眼登時發直了。）好，鬼子！長壽苦了一輩子：叫你殺了，長壽媳婦也叫你殺了，

留下這麼一條根，也叫你挑死哪！（咬牙切齒地。）鬼子，我恨不得啃你幾塊肉，鬼子，

（拿起桌上一把菜刀。）我活出這條老命，給鬼子拚哪！

（她一股氣往外衝去，郭區長王村長追上去阻住她，一會，郭區長、王村長把長壽他娘拉回來：王老全剃了鬚鬚，隨之上。）

民：長壽他娘，你定定神，你別性急，鬼子殺死了不止長壽和長壽媳婦，鬼子殺死了咱們上千上萬的父母兄弟姊妹，咱們隊伍不會饒他的，咱們大夥都要報仇的！

發：是呀，長壽他娘，咱們大夥要給你報仇的，你別忙，……

生：娘，你定定神，……

嫂：對啊，大夥別言聲，讓她定定神，再喝點水，日鬼子的仇，遲早要報的……

民：（抓住嫂的話加以發揮。）王二嫂的話說的對，遲早要報這個仇的，單靠一人不行，要咱們大夥起來給鬼子拚……

娘：唔，唔，我知道，你們說的對，對！

嫂：（遞了一杯水給她。）看你講話的嗓都啞了，喝口水，潤潤。

娘：好。（喝水。）

全：（看見一堆人，急着叫。）郭區長！（衆人看見他那付剃了鬚鬚的模樣，幾乎吃了一驚。）發：（走上去。）你找郭區長幹什麼？

全：幹什麼；我要參加子弟兵，我來報名的。

民：你是誰，叫什麼？

嫂：（驚喜，上前詫異地看了看。）咦，你不是王——你的鬚鬚留了十年哪，怎麼一下剃得這麼光不溜溜的做啥呀。

財：（走到區長面前，向他解釋。）他就是我上次帶他來報名參加，你嫌他上了年紀，沒有要他的那個王老全。

民：（這才想起來。）哦，王老全！

全：上次回去，我兩宿沒閉上眼，我想，抗日救國是大夥的事呀，也有我王老全一份，爲啥不要我參加呢？

民：你上了年紀，應該在村裏參加老頭隊，做點別的輕鬆的抗日工作，也是救國呀！

全：郭區長說我老了，可是我的心不老呢，別瞅我上了年紀，打起鬼子來，還很有精神呢。

我這次怕郭區長又不收留我，一狠心，把鬍鬚剃了。郭區長，你給我報個名，讓我也搯一桿大槍，打打鬼子。你看，鬼子把咱們村子鬧成什麼樣兒哪？再不參加子弟兵保衛家鄉，咱們老百姓可活不下去哪。

（衆人聽見他的一番話，感動得直點頭，連王二嫂也低下頭來。）

民：（熱情地拍着他的肩。）好，這一次我一定給你報名，我給縣動員委員會程縣長商量去，一定叫你去當子弟兵。

發：只要咱們區長答應了，縣長沒有不答應的。你得好好的幹，王老全。

全：（興奮地，感到無限的光榮和喜悅。）我王老全總不算白活一輩子，今兒個也當上了子弟兵。那末，我啥時候走呢？

民：你……

（平兒上。）

兒：郭區長，東邊七個村子，送來三十六個新戰士，在村公所裏。

民：好，王村長，你去招呼他們一下，我一會就來，王老全也跟村長去，準備今兒個上午到後方去！

（王村長、王老全，下。）

發：郭區長，連這三十六個新戰士，咱們動員了一百九十八個哪，快完成任務啦。

民：唔。

（舞台漸明，東方發白。掛在槐樹上的燈籠的光芒，逐漸暗下來，台後家屬撫屍痛哭聲，依然可聞，聲音低微，然而淒絕。）

娘：（精神清醒，以無限憤怒的心情，叫過長生來。）長生，你過來……

生：（過去，到她面前。）什麼事？

娘：你也去給我參加子弟兵……

生：（頗覺突然，不禁脫口而出。）我？

娘：（氣憤地。）就是你，你不情願嗎？

生：娘，叫我參加子弟兵，還有不情願的道理？上次不是我要參加，長壽他不肯嗎？也不是

我不肯參加，他叫我在家裏侍候老人家哩！

娘：你別管我，別看我老了，就憑我兩隻手，一架紡車五畝水澆地，也餓不死我，還有政府的優待呢！

發：對，咱們政府會優待的。

生：家裏只剩下你一個人……

娘：那怕個啥？家裏有我頂着，你去參加子弟兵，大人叫你騎馬，你騎馬；大人們叫你拿槍，就拿槍；大人們叫你拿筆桿；你拿筆桿，可別想家！

生：好。

娘：（抓住長生的手，指指點點。）我問你，你記得你哥哥怎麼死的嗎？

生：這怎麼記不得，就是早兩天的事嗎，那天我和你上奶奶家去，哥哥在家裏叫鬼子進來一槍打死的……

娘：那麼，你嫂子呢？

生：嫂子不是叫鬼子捉進城裏去，她不肯投降鬼子，鬼子把她槍斃了，屍首剝成一塊塊的，不是還在窗外面槐樹底下嗎？

娘：你姪子呢？

生：沒生下來，在嫂子肚子裏，讓鬼子用刺刀挑死的。娘，你怎麼問我這個？

嫂：怕你忘了

生：那怎麼會忘了，我死了也忘不了。

娘：你能記住，就好哪。

民：（感動地。）長壽他娘，你……

娘：郭區長，我雖是大清的頭，大清的腳，可是我有一顆中華民國的心理！

發：好，老太太你說得對！

（天大亮，舞台更明，台後哭聲漸低，可聞有人勸解聲：

哭有什麼用？不會把鬼子哭死的！

只有幹去，咱們參加去，你去不去？

去，我也去！

我也去，咱們都去……

聲音越叫越大。）

嫂：（激動得發抖，話都聽不清了，小脚一篤一篤去跑到郭區長面前，衷心地，帶着一種

望的祈求的神情，斷斷續續地說。）郭區長，郭區長，平兒也參加，參加子弟兵。

民：（一楞，說不出話來。）

嫂：平兒，來。

（平兒走上去。）

嫂：在郭區長面前，我給平兒報個名。

民：好！

發：王二嫂，別報了名，又想兒子，再找區長麻煩。是不是真報名？

嫂：當然是真的，難道這還是兒戲不成？目前，我可想開了……

發：你到底想通了，好。（向她伸大姆指。）

（台後聲音漸大，齊二楞帶男女羣衆數人上，都帶着孝，頭上包一塊白布，腰間繫一根白腰帶，打一個結，多餘的掛在前面。紅日慢慢從槐樹梢後升起，矯健刺目的陽光，一直從窗口射進屋子裏面來。台上的人，背上披着一身耀眼的陽光。齊二楞上。）

發：（見齊二楞上，對郭區長。）區長。齊二楞來了。

民：（轉過頭來，笑嘻嘻地。）哦，你就是齊二楞，王俊英在監獄裏，臨死的時候，還提到

你哩！

楞：（不知何事，吃了一驚。）在監獄裏提到我？

民：她叫人告訴我，她又給你動員了一天一晚，你快答應她參加子弟兵了，叫咱們找你談話
哩！

楞：不用找，我自己來囉。也不用談話，我就是來報名的。要不是王銀妮那漢奸散謠言，我早當了子弟兵了。從前我以為鬼子真要燒抗屬的房子，殺人，我不敢參加。現在我看清楚了，全是謠言，鬼子嚇唬人的，抗屬的房子沒燒，不是抗屬的房子倒燒了，我看開了，什麼也不怕，我來報名參加子弟兵。

發：（伸出了大姆指，對齊二楞。）好，你現在還怕鬼子不？

楞：怕有啥用，只有和鬼子幹去！

民：你說的對，要幹。

楞：不止我一個，還有呢。

發：還有誰呢？

楞：（指他身後羣衆。）剛才咱們在槐樹底下商量，鬼子害得咱們家破人亡，有娘沒老子

的，吃不上穿不上，連幾間破房子也叫咱們住不成。咱們只有參加子弟兵，才能報這個仇，保衛咱們這塊地面……

民：你們一共有多少人報名參加？

羣衆同時說：

我給銀子他爹報名！

我參加一個！

我給我小子報名！

我也參加……

民：（急，找花名冊，沒有。）哎喲，你們別忙，慢慢說，慢慢說，我的花名冊沒帶在身

邊。這怎麼辦呢？

民：待會，一塊兒登記好了。

楞：（一邊默默計算。）咱們一共有三十八個人參加子弟兵，——他們馬上就來！

民：那你們臨時可以成立一個排了，就叫牛頭排好了。

楞：好，牛頭排。

民：齊二楞，你臨時代理排長吧。

楞：好，郭區長，咱們啥時候走？

民：馬上就走，村公所還有一大批新戰士等着哩。我帶你們一塊到縣動員委員會去！

（郭區長帶衆人下，走在最後爲長生。）

娘：（把長生拉住，把剛才上好的鞋子遞給他。）這雙鞋子你帶去，爬山打起戰來得勁些。

長生，可別想家，家裏有你老娘頂着上，你給我多殺死幾個鬼子，越多越好，這就算孝順爹娘了，把鬼子打走了，你再回來！

（長生下，長壽他娘和王二嫂向門外走去！王二嫂也對平兒說：「平兒，你也多殺死幾個鬼子啊！」平兒連連答應。他們兩個人在裏面和去的人招手。）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於延安藍家坪。

此
页
空
白

傷 受 貴 永 牛

著 復 而 周
詞 平 一 蘇

此
页
空
白

人 物

牛永貴：晉察冀×分區二團一營三連一班的戰士。

趙守義：河北滿城縣的農民，年約五十餘歲。

黑鐵他媽：其妻。

老李：三連偵察員。

老王：三連二班班長。

戰士數人。

敵軍軍曹。

敵軍甲。

敵軍乙・
偽軍・

第一場

時：一九四零年初冬，拂曉以前。

地：晉察冀邊區所屬滿城縣（敵佔區），城裡竹柳巷附近。

牛永貴上。他是在這一次襲擊滿城縣的時候，在偽縣政府前掛了花的英勇戰鬥員，由於當時情況急迫，他右腿上受傷，未能跟隨隊伍一同前進。現在手持大槍，忍受着腿上的痛楚，焦急地在追尋隊伍。以大槍做爲手杖，很吃力地走上，一邊唱：

山茶花

（一）戰鬥中，掛了花，昏沉沉，倒地下；眼看着同志們，個個衝鋒前進，右腿上傷口很重，我不能跟上。

（二）寒夜裡，北風起，望東方，天快亮；一陣陣，傷口痛，城外槍聲又起，我不見隊伍心中好焦急！

白：我，牛永貴，三連的戰士。今天夜裏，跟隨陳連長和咱們連上的弟兄，打下了滿城縣，咱們一班担任突擊，一直衝進了偽縣政府，就在那當口，他媽的，我就掛了花，掉了隊，（忽然想起傷口，以左手按傷口，做痛苦狀，倒在地下。）怎麼的，腿不管事哪，走不動哪。哎喲，好渴呀，有口水喝就好了。（抬頭一弄，見不遠有一家人家，大喜。）哦，再走兩步，就到那家門口了，我進去要一點水喝。（下。）

（趙守義上，唱：

勾調（改編）

（一）一整夜，槍聲響，辟拍不停，八路軍打死了（那）蓋子名；
（二）提起了，蓋子名，我心惱恨，抓去了，我小子，逼他當兵；
（三）他不願，當偽軍，關在牢裏，活活地，打得他，一命歸陰。

白：我趙守義，河北滿城人，身邊有兩個小子，前年秋上，大小子叫漢奸蓋子名抓去了，逼他當偽軍，大小子有骨氣，不願替日本人做事，叫漢奸蓋子名活活打死了。就在那時候，我把二小子黑鐵，送到邊區去，參加八路軍。要不，留在家裏，還要叫鬼子抓去的。昨日個夜裏，八路軍攻下了縣城，把漢奸蓋子名給殺了，總算替我那大小子報了仇。

(對裡面高聲叫) 黑鐵他媽，黑鐵他媽！

(黑鐵他媽上，唱：

勾調(改編)

八路軍，處處是，爲咱百姓，報了仇，雪了恨，我心高興。

趙(「趙守義」簡稱)：你以後不要再哭哭啼啼的了，八路軍替咱們報了仇哪。

黑(「黑鐵他媽」簡稱)：(點頭)總算報了仇哪。這都是八路軍的恩德。……一提起大小子，我就忍不住要流淚(哭泣，拭淚。)

趙：快去做早飯吃吧。

(牛永貴上。)

牛：(「牛永貴」簡稱)：哦，到了那家門口了，我進去要點水喝，打聽打聽隊伍的消息。

(牛永貴慢慢走到門口，抬起手來敲門。)

趙：外面有人叫門，不知是誰，我去開門看看。

黑：不要是鬼子來了？

(趙向黑示意，囑其後退。趙去開門，做迎接日軍狀。低頭一看，見牛永貴，再過去一

看臂章，知是八路軍的受傷戰士，驚喜萬狀。他彎下腰，扶着牛永貴，低聲叫喚。）

趙：（驚訝地）八路同志！（對黑鐵他媽，喜悅地，）是八路同志！

（他們二人出來，把牛永貴拉進門去。）

牛：（被扶起，漸清醒。一看是陌生人，大吃一驚。）你，你們是誰？

趙：我是老百姓。

黑：是自己人。

牛：我渴得很。

黑：你進來，給你燒點水喝。（下，去燒水。）

趙：八路同志，你怎麼沒走？八路軍都拉出城去了，就剩下你一個人？

牛：怎麼，八路軍都拉出城去了，真的嗎？

趙：可不是，八路軍就打我門前過，從西門拉出城去了。你不知道嗎？

牛：我不知道。

趙：怪不得，早一會，八路隊伍在咱們胡同口集合，短了一個人，找了半天，沒找到；後來

跟鬼子在城外打起來了，就走哪！

牛：啊，隊伍都拉走哪？（唱：

勾調（改編）

一聽見，老鄉說，隊伍撤退，急忙忙，拿起槍，趕緊去追。

趙唱：鬼子兵，正搜查，捉到就殺，好同志，你趕快，藏在我家。

牛唱：我犧牲，不要緊，槍要保存。

趙唱：人和槍，我保險，請你放心。

白：八路同志，你走不得，現在正是四門緊閉，鬼子在搜查八路軍哩，你往那兒走？

牛：（一楞，失望地，但旋即打定了主意，勇敢地。）我還是要走，（舉槍）我有這個傢

伙，不怕他，打死一個够本，打死兩個賺一個。（堅決地要走。）

牛：你怎麼也不能走，八路同志，這樣，你不是自己去送死！

（黑鐵他媽上。）

黑：同志，可不能走，水燒好哪，黑鐵他爹，把他攙進去。

趙：哦，你拿把掃帚，到外邊把血跡打掃乾淨。

（黑鐵他媽下，取掃帚去。）

牛：喂，老鄉，咱們當兵的，不能離開隊伍的，我還是要走。

趙：難道你怕我害了你嗎？

（黑鐵他媽，持掃帚上，到門外打掃血跡。）

牛：不是的。這樣好了，你借給我一身衣服，把槍藏在你這兒，讓我找隊伍去。

趙：不要這樣，鬼子來了，我保護你，有咱們就有你。

（效果：敵人漸近聲音。）

黑：鬼子來了，鬼子來了，快進去！

牛：（把子彈推上膛，欲和鬼子拚命。）

趙：（止之。）使不得，使不得，快進去，快進去，沒說的。

（三人下。）

第二場

時：緊接上一場。

地：原地附近。

僞軍，狼狽不堪，扭秧歌舞上。

僞軍：（快板）

昨夜皇軍在夢中，猛聽一陣喊殺聲，胡里胡塗被驚醒，慌里慌張，尋不着衣領，找不見褲子，撈不着鞋子，摸不到槍柄，戰戰兢兢不知道啥事情，啥事情。他們正在慌亂中，八路軍已經衝進城，我一聽事不好，提着褲子向外跑，跑了沒有幾步遠，迎面來了兩個八路軍，辟里拍拉槍聲響，差一點我的腦袋穿了一個大窟窿。幸虧天黑沒有被打倒，我迷迷胡胡朦朦爬過了牆，東倒西歪，逃出了這滿城。城內皇軍五十個，只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零零落落，缺胳膊少腿出城逃了生。還有咱們僞軍四十名，一見了

八路軍，大家心裏真高興，舉起了槍，三十九個投降了八路軍。我爲了逃命，只顧跑，公路上汽車嗚嗚叫，原來是保定城裏派來援兵。上了汽車再衝滿城道。增援的皇軍五百個，團團圍住了這座城，皇軍以爲八路軍這一次活不成；誰知道，打進城，撲個空，撲個空。八路軍是神兵，來是無影去無蹤。

(軍曹上。)

(敵軍甲上。)

曹：(「敵軍曹」簡稱)(焦急無奈何地。)你找到八路沒有？

甲：(「敵軍甲」簡稱)：沒有。

偽：半個也沒有看見。

曹：再找。

(三八做尋找狀。敵軍甲，走到一灘血跡上，差點被滑倒了。)

甲：報告。這地上有灘血，還沒有乾！

曹：(仔細審視，跟血跡向前看去。)怎麼，奇怪，進了巷裏，血跡就沒有了。這地方離縣政府很遠，怎麼有血跡？這一帶一定藏着受傷的八路軍。這一次皇軍吃敗仗，都是因爲老

百姓通八路。現在挨家挨戶搜查，搜到一個八路軍，準叫他全家老少，殺的一個不留。
(三人下。)

第三場

時：同日上午。

地：趙守義家。

（黑鐵他媽，扭慢速度的秧歌舞上。）

黑：唱：（十里堆）

一清早，朦朦亮，留下八路軍，流血過多，傷勢真不輕，我拿（些）香灰塗在傷口上；八路軍真英勇，爲百姓，那個百姓不領情，我家沒有好吃的，只有那一隻正下蛋的老母雞，我捉住牠，殺掉牠，慰勞咱們的八路軍。

（喚雞，把雞捉到手裏。）

白：我可把你捉住哪；（用手撫摸雞。）我呵，只剩下這一隻老母雞哪。那幾次鬼子來，我都把你藏起來了，你呵，真命大。這次爲了八路軍，我可要把你殺掉哪。（拾起地上的菜刀，

做殺雞狀。

（效果：敵人走近的聲音。她扔下雞和菜刀，開門出去看。敵人走近的聲音更高。急進，關門。）

（對裏面）黑鐵他爹，黑鐵他爹！

（扭快速度秧歌舞上，驚問。）你鷄毛蒜皮扎扎烘烘的幹什麼？八路同志剛睡覺。

黑：鬼子來了，正在隔壁搜查，要把他查出來怎麼辦？

趙：啊！鬼子來了，咱們把他藏在什麼地方？

黑：這，我可就沒法了。

趙：（沉思），我說把他藏在地印子裏。

黑：對啦，就藏在地印子裏，上面多蓋些草，打個馬虎眼，就混過去了。

趙：（對裏面）八路同志！，八路同志！

（牛永貴改了便裝，仍拿着那條步槍，血已不流，傷口給包紮好，痛楚漸減，精神很好。沉着地上。）

勾調（改編）

趙唱：眼看着，鬼子兵，要查我家，叫同志，你趕快，藏到地窖。

牛唱：叫老鄉，莫着急，不要害怕，我出去，免得要，連累你家。

黑唱：鬼子兵，人衆多，陰險毒辣，你帶傷，衝出去，定遭他殺。

牛唱：日本兵，人雖多，我有槍不怕，我不能，爲自己，害你全家。

趙唱：八路軍，老百姓，就是一家，聽我說，你趕快，藏到地下。

（效果：敵人快到來的聲音。）

黑：哎喲！鬼子來了，快下去，快下去！

牛：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趙：快點！哦，你等一等（對他耳語）……：你再上來啊。

（牛下地印子。）

趙：（對地印子）喂，同志，一直往裏走，走到盡頭，就往東拐，就是那個小洞。（他和其

妻將地印子口用板和石頭蓋上，上面又堆上一大堆穀草。）

（敵軍曹敵兵甲僞軍上。）

曹：到這一家還是要打的！

僞：剛才把那一家小伙子，打得站不起來，不是也沒有八路軍嗎？（示手中血淋淋的打人的木棍子，棍子打得快斷了。）

曹：（看了看。）不管有沒有八路軍，都是要打的，老百姓不打是不肯說的。給我叫門！

甲：（對僞軍。）叫門！

僞：（踢門。）

趙：（對妻。）鬼子來了，你可少說話！

黑：（點頭。）

趙：誰？

甲：快開門！

（趙開門。）

曹：（在門外，警惕地。）小心八路！

（敵軍曹敵兵甲僞軍注視門內，入。）

曹：搜！

甲：哈伊。

（甲偽到各處搜查，下。）

曹：（以手槍對趙。）你把八路軍藏在什麼地方？

趙：找什麼？太君，八路軍，這裏沒有。

曹：呃！

（敵軍甲和偽軍上。）

甲：阿力馬生。

偽：沒找到。

趙：太君，你要雞嗎？

曹：我不要雞。（對黑鐵他媽。）你的說話！

黑：（不語。）

趙：（插上來。）八路軍不是叫皇軍殺光了嗎？

曹：胡說，駐紮在城裏的皇軍叫八路軍殺——殺光了——沒說下去，怕傷了皇軍的威風。）

八路軍逃走哪，有人報告你家窩藏八路軍，快說，不說，就打死你！

趙：哦，太君，您那次來空着手回去，要雞就是雞，要錢就是錢。這次您要八路軍，我可沒

有法子，我又不能變一個八路軍給您。太君你到別家去搜查搜查吧！

曹：你藏着八路軍不說，你想混過皇軍嗎？你不認，馬上就打你！

趙：你打死我還是沒有八路軍。

偽：老鄉快說吧，不說，可要吃虧了。

（日軍曹過去抓着趙守義的領子。）

曹：你說不說？

趙：（不答。）

曹：（他給一個耳光，一脚踢倒他，對敵兵甲。）打！

甲：（對偽軍。）打！

（偽軍打，趙守義忍痛慘叫。）

黑：太君！（敵兵甲順便一脚把她踢倒。她站起，跑向敵軍曹。）太君，打不得了，不能再

打了。

（甲過去親自打趙守義，很重，趙守義將不支。）

曹：你說了，我就不打。

黑：太君……

趙：（對妻看了一眼）你就把我打死了，也還是沒有八路軍。

曹：（對敵兵甲）打。（他自己又解下腰裏的皮帶，重重地向趙守義頭部打去。）你說不說？

（敵軍曹和敵兵甲越打越重，趙守義漸漸被打暈過去。黑鐵他媽在旁邊偷偷流淚，慢慢哭出聲來，心上一陣陣難過，但又不忍把牛永貴說出來。不知如何方能兩全，仍向敵軍

曹哀求。）

黑：太君，不能再打了。

曹：你不說，我就把他打死！

（舉戰刀，以砍死趙守義來威脅黑鐵他媽。）

黑：（打了主意地）好，我說，我說，有八路，有八路！

曹：你說，你把八路藏在什麼地方？說出來，皇軍大大地獎賞你，好，你說……

黑：就算我是八路，你把我帶走吧！

曹：（踢倒她，忿忿地。）八格亞六！

甲：（又狠狠打了一陣，但趙守義喊聲漸低沉，沒有了。他用腳踢他一下，也不怎麼動顫。

偽軍低下頭去看看，呼吸很微弱，馬上站起，立正。）

偽：報告，打得他快沒氣了。

曹：到隔壁搜查去！

黑：（聽見偽軍說趙守義打的快沒氣了，驚詫地走向趙守義。）啊？

甲：（過去一脚把她踢倒，揀起地上那隻沒殺掉的雞，和敵軍曹偽軍揚長而去。）

黑：（她被踢得渾身酸痛，有點站不起來，就在地上爬向趙守義，邊爬邊叫。）黑鐵他爹，

黑鐵他爹，……（他不答，唱。）

西京

（一）一聲聲，叫他爹，聲聲不應，你怎麼，就這樣，丟下了我！

（二）彎下腰，忙扶起，黑鐵他爹，忍不住熱淚往下流。

（三）日本兵，蠻無理，活像閻羅，他不是父母養，好比畜生。

趙：（慢慢地站起接唱）

西京落巴（改編）

（一）鬼子想我吐真情，皮鞭打得（我）混身痛，罵聲鬼子兵，你把眼睛瞎！打死我

也)不(會)說實話。

(二)一心爲着八路軍，只要他生命保全，混身痛，不要緊，就是打死也甘心。

低音輕奏 (哭皇天)

(趙守義唱完，即開始奏此曲，重復地奏，直到牛永貴從地印子裏上來唱西京帶巴呀方止。)

趙：總算熬過去了。

黑：那隻鷄叫鬼子搶去了。

趙：八路同志餓了一宿，沒有吃飯，家裏不是還剩下幾個鷄蛋嗎，趕緊拿去煮煮，給八路同志吃。

黑：好。(下，走到半路上又轉回來)哦，該把他叫出來，在地上透口氣。

(二人走到洞口，剛拿去上面一大堆草，敵軍曹敵兵甲和僞軍又急忙忙上。)

曹：那家有一個地印子，這家恐怕也有，剛才你爲什麼沒查出來？

僞：忘哪！

曹：混蛋，再去查！

甲：（以脚踢門。）

（趙守義連忙把草蓋好，又躺在地上，黑鐵他媽去開門。敵軍曹敵軍甲及偽軍入。）

曹：（氣沖沖地。）你家有個地印子，爲什麼不報告？

黑：（驚異地。）地印子……

曹：你把八路軍藏在地印子裏，以爲我不知道嗎？

趙：（站起，急接着說。）地印子倒有一個……

曹：（驚詫地插上來。）啊！

趙：裏面藏的盡是蘿蔔，太君要看嗎？

曹：在什麼地方？走！

（趙守義敵軍曹等向地印子走去。黑鐵他媽亦趕上，心中有點慌，想設法混過敵軍曹。

敵兵甲從旁一脚將她踢倒。）

趙：（走到地印子，將草等移去，指着洞口。）你看吧，裏面全是蘿蔔。

曹：下去看看。

甲：（對偽。）你下去看看！

偽……(胆怯地，走過去一看。)報告，沒有。

曹……(對敵兵甲)你下去看看！

甲……我？

曹……去！

甲……(怯生生地走到洞口向下面看。)

趙……下面可髒啊？

甲……(更怕，稍稍用眼睛向下面掃了一眼，馬馬虎虎地看了看。)報告，沒有！

曹……看清楚了沒有？

甲……看清楚了，下面黑古洶洶的，全是蘿蔔。

曹……(不信任地，思索着)讓我來看。(可是他也不敢下去，以手槍對着洞口，遠遠地向

望了望。)

黑……(走過去)我說沒有吧，太君！

曹……(以手推她到一旁。)少囉嗦！(想着，又怕，注視黑一會，馬上抓住黑的胸口，拉到

離地印子五六步遠的地方。)給我叫！

趙：叫什麼？

曹：你叫：八路同志，日本兵走了，你上來吧！

趙：幹什麼？

曹：（以槍對其胸口）不要你管！

（趙等走到洞口，敵軍曹以手緊握趙守義右手，把它背過來，自己躲在趙背後，以槍口對地印子。）叫！

趙：（無可奈何地。）八路同志，日本兵走了，你上來吧！

（稍停，軍曹見無動靜，又等了一會，沒有人上來。他把趙守義拉開，對洞口放了數槍。）

曹：真的沒有，（對趙）以後有八路軍來，要馬上報告皇軍！

黑：那當然，那當然。

趙：誰敢窩藏八路軍，那他就不娶腦袋了。

曹：走！

（敵軍曹、敵兵甲偽軍下。）

黑：（歡天喜地）你的胆子真大啊，叫鬼子下去看，可把我嚇壞了。

趙：這也叫做沒法，鬼子就是這樣，你不叫他看，他偏要看；叫他看，他偏不看。我就料他不敢下去，那一次鬼子下地窖，不讓八路同志打死幾個。咱們快點叫八路同志上來吧。

（趙走至地印子附近，用脚在地上踹了三脚，這是叫牛永貴上來的記號。他們二人去看，一會，牛永貴持槍上。）

黑：把你嚇壞了吧，八路同志。

牛：沒有，我一下地印子，就上了頂門子；只要鬼子一下去，我就給他拚哪。後來我知道鬼子叫大伯叫我，又聽見鬼子放槍，我就知道鬼子不敢下來。咱們約好了記號，大伯在上面踹三脚才上來哩。

黑：哦。

牛：（發現趙身上傷痕，頭部被軍曹打得流血，驚問。）你怎麼啦？

趙：這……

黑：鬼子打得他這樣的。

牛唱：

西京帶巴

(一) 見大伯，被打得，皮開肉爛，

愛護咱，這恩德，終身難忘；

(二) 爲了咱，他自己，挨打受苦，

我這裏，謝謝你，再生爹娘。

(三) 恨鬼子，恨得我，心頭冒火，

我一定，替你們，報仇雪恨。

趙：對，先在咱們家裏住下，等傷好了，過兩天，讓風聲稍爲鬆一點，給你找個良民證，我送你出城去，找到隊伍，打鬼子！（忽然身上一陣酸痛）哎喲……

牛：大伯，你先進去騎一騎，看鬼子把你打得這樣。

（牛永貴和黑鐵他媽扶趙守義下。）

第四場

時：三四天以後，下午。

地：滿城城內。

（敵軍曹扭秧歌舞上）

曹：（快板）這幾天到處查的緊，捉了三十多個八路軍，仔仔細細一審問，原來都是老百姓。老百姓，八路軍，八路軍，老百姓，叫我皇軍看不清來分不清。急急忙忙查崗去，叫那些哨兵要小心，不要放走八路軍，不要放走八路軍。（下）

第五場

時：三四天以後，黃昏。

地：趙守義家中。

（牛永貴化裝成一個農民，頭上紮着一條白手巾，短打扮，腰裏紮了一根粗腰帶，別着一根旱烟袋，黑鐵他媽手拿着一個揹袋，揹袋上邊一面寫着「河北滿城」，一面寫着「萬成堂李」，揹袋裏裝着二斤烙餅。愉快地扭着秧歌舞，上。）

趙唱：
勾調（改編）

八路軍，爲百姓，爬山越嶺，打鬼子，殺漢奸，不顧性命。

黑唱：烙些餅，表示咱，一點意思，出城門，有鬼子，千千萬萬要小心。

（奏）茉莉花

（黑鐵他媽唱完即開始奏，直到趙守義牛永貴下場爲止。）

黑：同志，我給你烙了二斤餅，帶在身邊留在路上吃吧。（以棉袋遞給牛永貴。）

牛：這，這怎麼好呢？我在你家住了幾天，天天給我上藥，現在傷都快好了，臨走的時候，

還給我帶些餅，這……

趙：這，不算什麼，你收下。

牛：好，大媽，謝謝你。（接過棉袋。）

黑：你的傷口怎麼樣啦？

牛：快好了。

黑：能走嗎？

牛：能走。

黑：你走給我看看。

（牛走，趙黑看，喜。）

黑：你走快點給我看看。

（牛走的更快。）

趙：真的快好了，不像有傷的樣子。

牛：看不出來吧？

（趙黑又看。）

趙：看不出來。

黑：你回去好好養傷呵！

牛：好。（思索。）大伯（從身上取出良民證。）這個良民證的照片不像我吧？

黑：不要緊，天快斷黑了，一混就混過去了。

牛：今天出城的時候，咱們還是小心點好。

趙：不要緊，一百八十斤的担子，都放在我的肩上。出城的時候，我先去給鬼子查問，讓黑

狗子查你，黑狗子鬆一些。

牛：大伯，就這樣好吶，咱們出城的時候，裝做不認識好了，免得我出岔子，連累了你。

趙：（笑）好，你想的真周到，處處都是爲咱老百姓着想。哦，萬一出了岔子，你就認我是

你的姑父，我保你。

牛：好。

（三人走到門前，爲黑鐵他媽阻止，二人站下後退兩步。她在地上拿起一臉盆水，開

門，借倒水爲由，乘此向巷子裏四面看看，有無敵人和漢奸。一見沒人，回來向趙牛招手，示意門外無人，趙牛向門外走去，她回來，到門口，又追上趙牛二人。）

黑：（對牛耳語。）出城的時候，要小心！

牛：（點點頭，隨趙走去。剛走了沒兩步，又被她叫住。）

黑：（遠遠以手招呼。）噯！多送大姪一段路啊。

趙：（遠遠地答應。）我知道，用不着你操心。

牛：（遠遠地。）你進去，大媽，不用你費神。

（黑鐵他媽關門進去。）

（他們二人，一走出巷口，就裝做不認識的，趙在前面領路，牛在後面跟着走，向城門口方面去了。下。）

第六場

時：緊接上一場。

地：城門口。

（敵軍乙，趾高氣揚；偽軍，精神不振，扭慢速度的秧歌舞上場。）

敵軍乙：（快板）池田隊長下命令，加緊盤問不敢放鬆，誰要放走八路軍，打了屁股還要做苦工。

偽軍：（快板）當偽軍爲了混飯吃，稀稀拉拉支應差事，（指着敵軍乙脊背。）只要你皇軍看不見，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

乙（「敵軍乙」簡稱。）：啊！

偽（「偽軍」簡稱。）：（連忙跟上敵兵乙，向城門口走去。乙、偽二人在城門口站住，拿下肩上的步槍。）

乙：你要注意點！不要放走一個八路軍。

偽：錯不了，保你半個八路軍也跑不了。

乙：剛才捉到三個八路軍，你送到憲兵隊裡去了沒有？

偽：送是送去了，不過，我看有點不像八路軍。

乙：什麼像不像（氣憤憤地走到偽軍面前。）？我說他是八路軍，就是八路軍。

偽：（給嚇得不得不承認。）是，是，是八路軍。

乙：（退回原位，端起槍，一臉殺氣地注意着城外。）

偽：（吊兒郎當地望着城外。）

（趙守義、牛永貴扭秧歌舞上。奏茉莉花到趙守義檢查爲止。）

趙：（對牛永貴耳語）快到城門口了，我怎麼做，你怎麼做，可不要亂動啊！

牛：不要緊，出了城就是咱們的天下了，咱們偵察員天天在城外外面活動。

（趙守義向城門敵兵乙面前走去，牛永貴蹲下來在半道上抽旱煙。趙取出良民證，遞給敵兵乙，接過去，敵兵乙仔細檢查趙守義的手，看他是不是農民，又推上帽子看看他的額頭，看是否有戴軍帽的那道印子。此後，又仔細檢查他的身上，看是否帶有武器。持

良民證望着上面照片，對趙守義的面孔，看像不像。最後，他轉身後去再看看，忽然像發現什麼似的，大聲詐他。

乙：你是八路車，逃到那裏去！

（牛永貴在後面吃了一驚，旋即鎮定下來，走向偽軍把良民證給偽軍看，偽軍馬馬虎虎檢查一下牛永貴的身上，看了看良民證。）

趙：（沉着地）太君，你認錯人了，你再看看，我是好老百姓，住在城裏竹柳巷三十二號門牌，我在城裏住了三十年啦，誰都認識我趙守義（對偽）這位老總就認識我。

乙：（對偽）你認識他嗎？

偽：（將良民證交牛永貴，推牛永貴一下。）走！（旋即走過來向趙守義望了望。）是的，他叫趙守義，好百姓。（在敵兵乙前伸出大姆指一幌。）

（牛永貴，趙守義都走出城去。）

乙：（突然地）站住，回來，那個也回來，統統都回來！

（趙守義牛永貴都站住。見他們不動，敵兵乙上去把子彈推上膛，以槍對着他們。偽軍也用槍對他們，趙守義往回走。二人逼回城去。敵兵乙和偽軍退回城門口崗位上。）

乙：（神氣十足地）看見皇軍爲什麼不敬禮？

（趙連忙脫下帽子，走過去，向敵兵乙敬了一禮。牛永貴也照樣敬了個禮。出城，牛永貴先走，他一人下場。）

乙：（發現牛永貴行動有點慌張，懷疑地。）我看那小伙子，有點慌慌張張，不要是八路軍吧？（對偽軍）你認識他嗎？

偽：（若有所悟地）有點面生……

乙：嗯……

偽：（畏縮地。）我可不認識，我可不認識！

乙：那一定是八路軍，趕快把他叫回來（對牛永貴去的方向。）回來，回來！（一邊跑去。）

（趙守義在半道上有意阻攔他。）

趙：太君！

（敵兵乙推趙倒守義，和偽軍追趕牛永貴去了。一會功夫，後面槍響。）

趙：怎麼，開槍哪！（急下）

第七場

時：緊接上一場。

地：城外。

（偵察員老李，便裝，持駁亮槍，牛永貴持日本的三八大蓋槍，愉快地，勝利地，扭秧歌舞上。）

李唱：緊幅（改編）

（一）自從你，掉了隊，全連關心，陳連長，下命令，叫我打聽。
（二）我看見，城門口，出來一人，後面有，鬼子兵，追趕的緊。

牛唱：（一）我聽得，鬼子兵，後面喊叫，急忙忙，撒開腿，趕緊就跑，差一點，被鬼子，把我捉住，幸虧你，開了槍，把他打倒。

李唱：那偽軍，見了我，回頭就跑。

牛唱：鬼子的，這條槍，被我拿到（示手中的勝利品。）。

（老李和牛永貴勝利地相視而笑，趙守義氣喘喘地急上。）

趙：牛永貴，牛永貴！

牛：大伯，你親自趕上來幹什麼？

趙：我看見鬼子追上來了，知道事情不好，想攔住他，他就把我打倒了。後來我聽見開槍，以為鬼子把你……

牛：不是，那是咱們偵察員老李（拍老李肩膀）開槍，把鬼子打死了，我把鬼子的槍奪過來了。（示槍）老李，這就是救了我的命的大伯，我的槍還在他家裏哩。

李：（「偵察員老李」簡稱）好，大伯，牛永貴掉了隊，咱們到處找不到他，以為被鬼子捉去了，原來是你把他掩護哪。

趙：那麼，快走吧，鬼子兵要追上來的。

李：不要緊，前面村子就有咱們一班人，聽見槍聲，他們會來的。

牛：大伯，你真關心我。

趙：咱們都是一家人，趕快走吧！

(唱) 主題歌(栽柳樹改編)

八路軍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

打鬼子，愛百姓，春耕秋收，幫呀吧幫助咱，嗨嗨嗨嗨，
自己的骨肉，怎能不愛他！

(在趙守義唱完第四句時，老李牛永貴插一句話：「應該的，應該的。」)

牛李合唱：八路軍是老百姓的子弟兵，

老百姓是八路軍的親爹娘，

給咱吃，給咱穿，幫助咱愛呀吧愛護咱，嗨嗨嗨嗨，

咱們拿起槍桿保衛他！

(班長老王上)

老王：看，那不是牛永貴！

(一班八路軍蜂擁而上。)

衆人：(圍住牛永貴周圍。)牛永貴，牛永貴……

老王：你怎麼回來的？

李：是這位老鄉把他送回來的。

衆人：（全跑到趙守義面前）好，好老鄉，咱們大家都感謝你！

趙：這不算啥，這叫軍民合作嘛！

（衆人笑）

全體合唱：（調子如前，加鼓。）

軍民合作力量大，軍民合作力量大，

天不怕地不怕，

人民一滴汗，戰士一滴血，

大家流血汗，保衛咱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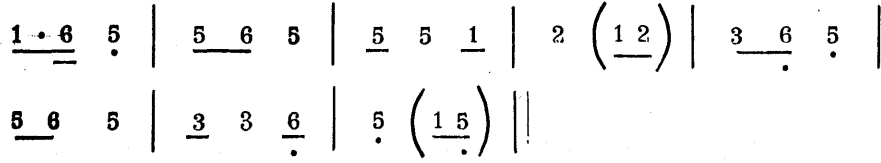
大家流血汗，保衛咱的家，噹噹噹噹，噹噹噹噹。

（重復唱一邊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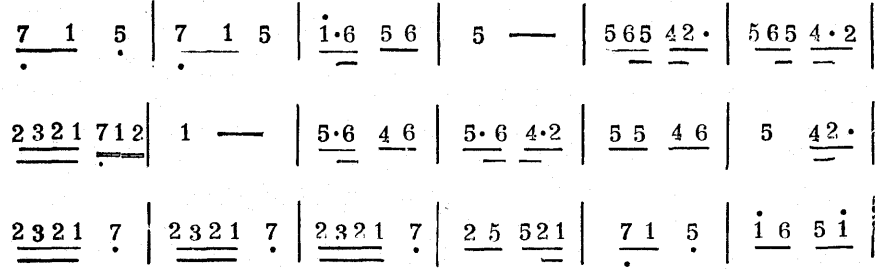
山 茶 花

||: 6 1̇ 6 5 | 5 5 5 :|| : 6 6 3 | 5 5 2 :|| 6 1̇ 6 | 5 5 5 |
6 6 5 | 5 5 2 3 | 5 — | (6 5 5 6 | 5 3 2 1 | 1 5 1 |
2 1 2) | 6 1̇ 6 | 5 5 2 3 | 5 — | 6 6 3 | 5 2 |
 (1 1 1 1 | 1 6 5 | 1 1 1 1 | 1 6 5 | 5 1 6 5 | 3 2 2 5 |
 1 —) ||

勾 調



十 里 堆



$\underline{5\ 4}$ $\underline{2\ 1}$ | $\underline{\underline{2\ 3\ 2\ 1}}$ $\underline{\underline{7}}$ | $\underline{\underline{2\ 3\ 2\ 1}}$ $\underline{\underline{7}}$ | $\underline{2\ 5}$ $\underline{\underline{5\ 2\ 7}}$ | $\underline{\underline{7\cdot 1}}$ $\underline{\underline{5}}$ | $\underline{\underline{2\ 3\ 2\ 1}}$ $\underline{\underline{7}}$ |

$\underline{\underline{2\ 3\ 2\ 1}}$ $\underline{\underline{7}}$ || : $\underline{2\ 5}$ $\overset{3}{\underline{\underline{5\ 2\ 1}}}$ | $\underline{\underline{7\ 1}}$ $\underline{\underline{5}}$: ||

西 京

5 $\underline{\underline{5\ \dot{2}}}$ | $\dot{1}$ $\underline{6\ 5}$ | $\underline{\dot{1}\ \dot{1}}$ $\underline{6\ 5}$ | $4 \cdot \underline{2}$ | 5 $\underline{5\ \dot{1}}$ | $\underline{6\ 5}$ $\underline{4\ 2}$ |

$5 \cdot \underline{2}$ | $\underline{1\ 2}$ $\underline{\underline{7}}$ | $(\underline{2\ 5}$ $\underline{4\ 2}$ | $\underline{1\ 2}$ $\underline{\underline{7}})$ | $\underline{1}$ $\underline{1}$ $\underline{2}$ | 5 — |

$\underline{\dot{1}\ \dot{1}}$ $\underline{6, 5}$ | $4 \cdot \underline{5}$ | $\underline{2\ 5}$ $\underline{1\ 2}$ | $4 \cdot \underline{5}$ | $\underline{2\ 1}$ $\underline{\underline{7\ 6}}$ | 5 — ||

$(5$ 5 | $\underline{2\ 5}$ $\underline{2\ 1}$ | $\underline{2\ 1}$ $\underline{\underline{7}}$ | $\underline{5\ 1}$ $\underline{\underline{7}}$ | $\underline{2\ 5}$ $\underline{1\ 2}$ | $\underline{5\ 5}$ $\underline{\dot{1}\ 6}$ |

5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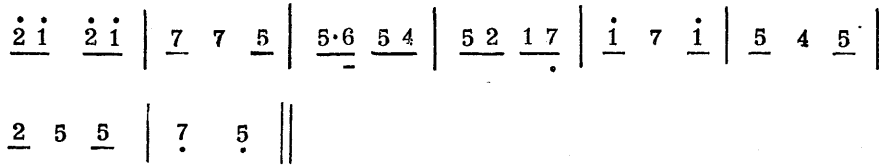
西 京 落 巴

$\underline{5} \ 5 \ \underline{2} \ | \ \underline{5} \ 5 \ \underline{2} \ | \ 1 \cdot \left(\underline{\underline{5\ 2}} \ | \ 1 \cdot \underline{\underline{2\ 2}} \ | \ 1 \text{ —} \right) \ | \ \underline{6\ 5} \ \underline{6\ 4} \ |$
 $5 \cdot \underline{\underline{2\ 4}} \ | \ 5 \cdot \left(\underline{\underline{2\ 4}} \ | \ 5 \cdot \underline{\underline{2\ 4}} \ | \ 5 \text{ —} \right) \ | \ : \underline{4\ 4} \ \underline{4\ 2} \ | \ 1 \text{ —} \ : \ ||$
 $\overset{\vee}{2} \ \overset{\vee}{5} \ | \ \overset{\vee}{4} \ \overset{\vee}{5} \ | \ \underline{5} \ 2 \ \underline{1} \ | \ \overset{4}{\text{—}} 5 \text{ —} \ || \left(2 \ 5 \ | \ 4 \ 5 \ | \right.$
 $\underline{5} \ 2 \ \underline{1} \ | \ \overset{4}{\text{—}} 5 \text{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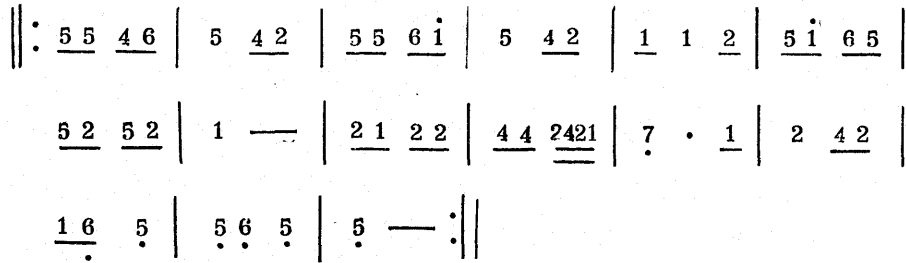
哭 天 皇

: 0 2 1 2	3 2 3 2 3	0 2 1 2 3	5 4 3 2 3	0 5 2 5 3 5	1 2 7 6 5 6 1
0 5 2 5 3 2	1 . 2 3 2	1 . 7 6 7 6 5	3 . 5 6 5 6	0 2 1 2 7	6 5 6 5 6
<u>6</u> . <u>5</u> . <u>6</u> .	<u>5</u> 4 3	<u>6</u> 5 6	<u>5</u> 4 3 2	<u>6</u> . 1 2 5 3	0 6
5 4	<u>3</u> . 2 <u>3</u> 2 3	0 2 1 2 3	5 <u>5 6 3 2</u>	1 . <u>6</u> 1 . 2	3 2 <u>7 6 5</u>
<u>6</u> . 2 <u>6 7 5 6</u>	1 . 2 3 2	1 7 <u>6 7 6 5</u>	3 . 5 <u>6 5 6</u>	0 2 1 2 7	<u>6</u> . 5 <u>6 5 6</u>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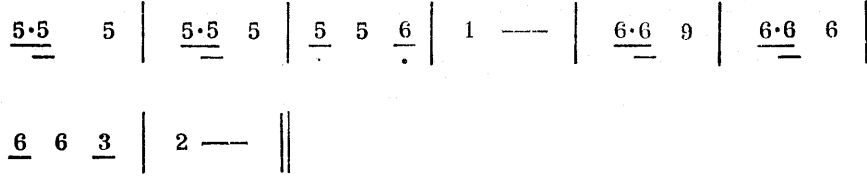
西 京 巴 帶



茉 莉 花



緊 符



主 題 歌

(栽柳樹調改編)

||: 5 3 5 | $\dot{2}$ 6 $\dot{2}$ | 5 3 5 | 2 — |

$\overset{1}{\underbrace{\begin{array}{c} >>>>> \\ 2\ 2\ 1\ 6\ 1 \end{array}}} | \overset{1}{\underbrace{\begin{array}{c} > \\ 2\ 3\ 5 \end{array}}} | 2\text{ —} :|| \overset{2}{\underbrace{\begin{array}{c} >>>> \\ 2\ 2\ 1\ 6\ 1 \end{array}}} | \overset{2}{\underbrace{\begin{array}{c} > \\ 2\ 3\ 5 \end{array}}} | 2\text{ —} ||$

$\dot{1}$ 6 $\dot{2}$ | 5 3 5 | 2 2 2 2 6 | 5 — || $\overset{\cdot}{\underbrace{\begin{array}{c} >>>> \\ 2\ 2\ 2\ 5\ 0 \end{array}}} :|| 3\ 6\ 5 |$

2 6 1 | 2 2 1 7 6 | 5 — || $\overset{\cdot}{\underbrace{\begin{array}{c} >>>> \\ 2\ 2\ 2\ 5\ 0 \end{array}}} :|| \underline{3\ 6\ 5} | \underline{2\ 6\ 1} |$

2 2 1 7 6 | 5 — ||

北方文叢

子弟兵

著者 周而復

主編 周而復

發行所 新中國書局

香港源利東街廿三號二樓

總經理 生活讀書新知

香港聯合發行所

香港大道中五十四號

印刷者 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基本定價伍元陸角

• 外埠加郵費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五月初版

534 Q234 K.0001—2000

第一輯

呂梁英雄傳 (長篇)
 溇沱河流域 (長篇)
 我在霞村的時候 (短篇)
 地雷 (短篇)
 血緣 (短篇)

馬西戎 馬加玲 丁玲 柳青 劉白羽

李勇大擺地雷陣 (短篇)
 吳玉章的革命故事 (傳記)
 糧食 (話劇)
 子弟兵 (話劇)
 表現新的羣衆時代 (論文)

邵子南 何其芳 荒煤等 周而復 周揚

周而復主編

北方文叢

第二輯

- | | |
|--------------|------------|
| 洋鐵桶的故事(長篇) | 柯藍 |
| 李有才板話(中篇) | 趙樹理 |
| 茅山下(中篇) | 東平 |
| 荷花淀(短篇) | 孫犁 |
| 高原短曲(短篇) | 周而復 |
| 劉巧圓圓(說書) | 韓起祥 |
| 一 罈血(報告) | 吳伯蕭 |
| 王貴與李香香(長詩) | 李季 |
| 三打祝家庄(平劇) | 任桂林
魏晨旭 |
| 主釋新民主義文學(論文) | 艾青 |

第三輯

- | | |
|--------------|------------|
| 李家莊的變遷(長篇) | 趙樹理 |
| 種 穀 記(長篇) | 柳青 |
| 紅旗呼啦啦飄(中篇) | 柯藍 |
| 翻身的年月(中篇) | 周而復 |
| 我的兩家房東(短篇) | 康濯 |
| 四十八天(報告) | 李立 |
| 同志，你走錯了路(話劇) | 姚仲明
陳波兒 |
| 白 毛 女(歌劇) | 賀敬之
丁一 |
| 生產互助(准劇) | 繆文涓 |
| 論文藝工農的方向(論文) | 雪葦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6587B

上海圖書館

37
3



H.K.\$ 2.50